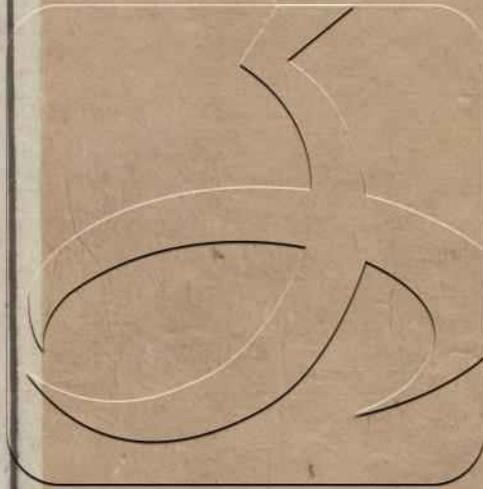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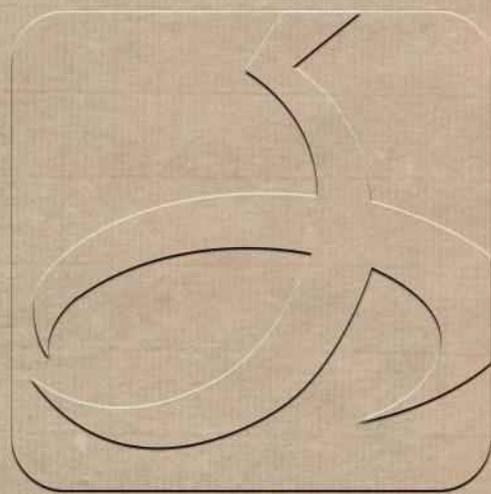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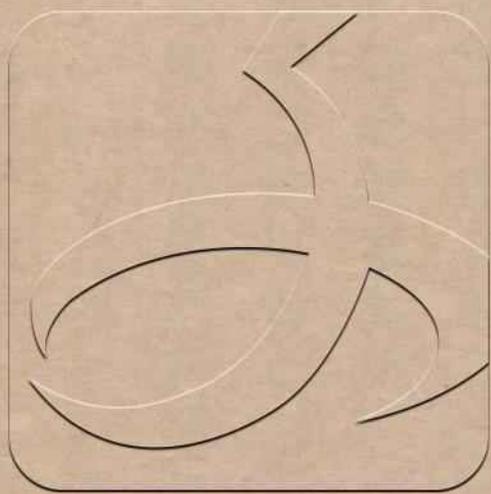


嘉興府志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H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嘉興府志卷八十七

嘉興府知府善化許瑤光重輯

叢談

志史類也而綴以叢談取之雜家小說乃子類矣然魏  
劉劭人物志列於雜家矣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  
官是小說亦史之別出者矣事涉典雅而門無可歸存  
以助文獻之徵亦居是邦者所不敢忘也志叢談

秦漢會稽郡治所統甚大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  
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  
買臣皆爲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

為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為狹也自孫皓分  
吳郡為吳興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  
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  
縣為秀州其隸於蘇者地益削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  
一而在浙右已為巨鎮為是守顧亦偉且大矣况嚴朱  
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野客叢書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  
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  
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吏西京雜記  
相貝經是朱仲上之嚴助者仲曾受經於琴高助為會稽

守仲以徑寸之貝并致貝經其文甚奇載緯畧嘉興何志

陸續為鬱林太守罷官不持南中一物泛海而歸舟輕兀

傲用巨石支之中流風濤橫作同泛者胥溺績舟獨安

流無恙趙圖記

晉干寶父榮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

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

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

恩情如在生時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

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感兄病絕見鬼神事實以此

撰搜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海鹽圖經

千寶之兄千慶無疾而終時有術士吳猛語慶之子曰侯  
 算未窮我為試請命未可殞斂尸卧靜舍惟心下稍暖  
 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申許慶遂張目開口尙  
 未發聲闔門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灑乃起吐血數聲  
 兼能言語三日平復初見十數人來執縛桎梏到獄同  
 輩十餘人以次旋對俄見吳王北面陳釋王遂敕脫械  
 令歸所經官府皆見迎接吳君與之抗禮不知悉何神  
 也

太平廣記  
引幽明錄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作甚勤是夜  
 夢二人來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愍二人云  
 念汝如此為活之祖覺叔乃瘥

搜神記

杜子恭有異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索之子恭曰當即送  
 還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瓜刀在焉

幽怪錄

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釋典精於禪律常披毳衲於歌  
 姬院持鉢乞食自言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  
 自設願願世世為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子手  
 文中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

北夢瑣言

唐顧况子非熊年十七而殤游魂不離况所况悲啼不已  
 作詩哭之曰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  
 作多時別其子應之曰若得輪迴當復為顧家子况果

復生一子七歲不能語其兄戲批之忽曰我爾兄也何  
敢批我因叙生前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徧呼之始  
知羊叔子事非怪也此卽進士顧非熊常親訪之涕泣  
爲言如此西陽雜俎

仇愈爲沿海制置使建司於浙西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  
爲得策然金人從海來有二道一自北岸來至明之定  
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

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羣書考索

唐以前自杭州至嘉興皆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  
海故水則設閘以啟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

石棧自錢塘北抵禦兒之胥口乃其證也至今有石門  
陡門之名而其迹則湮沒於阡陌久矣紫桃軒雜綴

東坡志林載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乍浦下場雜  
鹽官侮慢廟神以死及考曾子固序太白於寶應元年  
卒去貞元五年幾三十載伯禽年甚高矣李華撰太白  
墓志云有子伯禽梯公之德范傳正太白墓碑云訪公  
女孫二人云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俱無服官之說  
然則慢神之伯禽非太白子甚明胡元瑞讀書估畢有  
兩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婚亦一證析醜漫錄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瘡乘船經昌武廟遂遣人祠乞斷

瘧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

既而瘧疾遂愈 太平廣記引錄異傳

張祐字承吉為冬瓜堰稅官憾牛戶無禮實欲鞭笞無不

取給於其中也然無名秀才居多職事皆法於祐錢塘

朱冲和小舟經過祐令語曰張祐前稱進士不亦難乎

冲和乃自啟名贈詩嘲之祐平生傲誕至於公侯未有

如斯之挫也詩曰白在東都元已薨蘭臺鳳閣少人登

冬瓜堰下逢張祐牛矢堆邊說我能 雲溪友議

張祐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

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 桂苑叢談

張祐子虔望小名椅兒祐死虔望亦有詩名求濟於嘉興

監裴洪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洪慶曰祐子守冬

瓜已過矣 南部新書伊志云以上三說不同如此今姑並存之

和魯公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嫁其名為韓偓今

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淪

遊藝孝悌疑獄香奩金六集自為游藝集序子有香

奩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

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述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

曾孫和愔家藏諸書皆曾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夢溪筆談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  
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樁酒三瓶寄夜航

中吳紀聞

吳越時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賦貧乏之家生子不能保

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為僮妾至有寄於釋老者宋真宗

一切蠲放民俗得蘇湖山野錄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上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

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王謂畝稅一斗天下

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循偽國之法上從之王後

官轉運使仕學軌範

熙甯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以臺官下秀州獄時鄭獬知

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

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為救解者東軒筆錄

宋劉忠憲公諡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生起白屋一旦持

帥節過家上塚與親舊把酒勞問平生留連旬日不忍

去晚益厭宦游買田嘉興舍旁有水竹自長樂歸日與

里中賢士大夫逍遙放浪相娛樂恬然無仕進意宋名臣言

行錄

陳周士為嘉禾倅攝郡篆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

者乃趙與憲之隸是日適亦載客薄游知郡守在樓急

令艤棹趨避周士已顧見即怒形於色曰某不材望輕  
 被一卒相侮如此遂摺其數事作書以達於趙時趙守  
 吳即日遣使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眾時方炎暑周  
 士令暴之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斃周臨危嘆曰受陳  
 通判屈害當訴之陰府是冬周士疽發背殂齊東野語  
 韓世忠留秀州會上元節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  
 兵至則世忠軍已屯焦山矣宋史本傳

浙西自宋南蹕以半壁支中原竭取苛歛久矣末年賈相  
 謬畫凡所籍沒田抑以售民名曰公賣於民多田者抽  
 三分之一抑以售官名曰公買此二種田俱以原入佃

租之數為稅額不啻十分而取其六七民厭厭就困入  
 元仍之明興因張士誠負固後服凡其宗族戚里之產  
 悉以佃額充賦國初之田分官民二則而則又各分數  
 等輕重懸殊民間以田轉售利於速脫改官作民改重  
 作輕田去而糧存本戶以累後嗣所不惜也嘉靖間郡  
 守趙瀛建扒平之議盡剗去則第而以一則徵收民始  
 得安吳志

紹興二十二年有魯璪者赴省試納卷畢將出門偶思卷  
 中詩誤押旁韻倉皇反走求之卷軸山積斷難檢尋有  
 一老吏曰吾能為公取之璪許以鏹吏於亂卷中一探

得之遂塗竄其誤吏囑曰謝鏹送吳山坊第幾宅卽我家也叩其家則云某爲太常吏死已旬日矣詢其狀貌正貢院所見者也璫驚借以鏹付其家已而登第

睽車志

岳珂知嘉興府時譙樓上更鼓連夜不聞責問司更者云每夜更次卽有五人至云係侍郎姻戚羅列珍錯權飲於此所以不敢支更岳曰今夜若來宜報至晚自居清香樓俟之令提振官二人攜府印并擇兵二十名執器械以待未幾司更者報五人至提振官卽持印前曰侍郎在此請相見五人驚竄遺器皿滿案取以貯庫邪魅

遂息

異聞總錄

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一鄉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丞已鼾聲如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卧醒至日沒丞起而去不交一言趙子固愛其事作圖紀其說於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足以愧世之責望賓主者

樂郊私語

孝宗本生母張夫人常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以爲丞

廨遭火久之方知為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為羊

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

雲谷雜記

張魏公在秀州聞苗劉之亂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問曰苗傅劉正彥遣汝殺吾耶曰然公起欲避之且許以金帛客笑曰殺公何患無財顧吾亦知書者豈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安忍相害懼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特相告耳問姓名不答公留之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振衣登屋去屋瓦無聲翼日公命取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後公以事至河北屢物色之不可得

趙圖記

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

坐一室室中惟一卧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

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

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

道夫問之云皆信然令徙居村落間矣

入蜀記

秀水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徽碧文細石為軫音

韻清越中刻李陽冰篆三十九字朱長文琴譜亦著此

琴即李勉所製響泉也

澠水燕談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為監察御史奏減秀州月椿錢諤里

居時創義役法編為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

民以為便

宋史本傳

薛元鼎字升雲莆田人淳熙中除戶部左曹郎有獻貢籍之說元鼎被旨往秀州欲以一州歲計綜覈盈縮為天下則議者以為此法果行民受其病元鼎還奏曰但見郡縣窘束不見有餘土可其奏曰卿真實才而物議亦愈歸重

福建通志參循吏藪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又嘗目姜堯章為詞家申韓

研北雜志

朱希真居嘉禾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檐間多育珍

禽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佐杯酌嘗喜弄笛於煙波間其詩云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見其風致矣

澄懷錄

吳萊詩云插竹侵沙魚尾短篝燈映草蟹埼空漢書地理志會稽有鮎埼亭埼曲岸也鮎生其中故名鮎埼鮎如蚌有小蟹常在其腹中名蟹所生處為蟹埼本此凡捕蟹用燈照多獲云黃潛詩河塘燈火機聲裏墟落鹽煙海氣間此一聯與前一聯寫海鹽風景宛然畫筆也

南窗新志

至正丙申寒食趙初心率子姓掃壠忽有老鶴聲戛戛不

絕注聽乃一柏樹頃則眾樹同聲和之移時方止至八

月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其家姪善如死焉輟耕錄

元末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夕供禮一日疽發於背

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見淨水盂下白紙一幅視之

有詩云紛紛墓上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主一觔

臣四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為黃

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為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

以之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竟傳壻沈氏至今以治生

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七修類稿

距禦兒東六十里曰澄林其地多竹溪水灤泖嵐光翠影

不啻左泉而右淇也處士朱克恭家於此顏其廬曰水

竹居郡人馬盛為記貝瓊為志一時題咏者有王鏞王

鈞金天藻陳鱗陳熊陳振孫詢諸人緝為水竹居詩一

卷

元季浙西有詩社濮市濮仲温集一時名士為聚桂文會

以卷赴者五百人請楊廉夫評其優劣於是紀風土者

目為樂郊楊完者之亂州無完郭繆同知思恭猶招羣

彥集南湖與會分韻者一十四人越二年曹教授睿復

集於景德寺是時聞人麟彥昭葉廣居居仲金綱子尙

潘著澤民劉堪子輿咸有詩名吳鎮仲圭居魏塘貝瓊  
 廷琚居千金圩鮑恂仲孚居郡城之西溪郁遵子路居  
 商陳村四方避地者温州陳秀民庶子居竹鄰巷閩人  
 卓成大器之居璧川江陰孫作大雅居南湖崑山顧德  
 輝仲瑛居合溪天台徐一夔大章居白苕里會稽江漢  
 朝宗居濮院桐廬姚桐壽樂年居海鹽之峨溪河南高  
 遜志士敏東平牛諒士良江都邱民克莊錢塘陳世昌  
 彥博建德張翼翔南皆來僑居四明周斐以陸宣公書  
 院山長留居黎林日以文酒唱酬詩成輒鏤版鑲壁間  
 聞者以為勝事

以上靜志  
居詩話

楊廉夫來禾中撰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詞人題咏已就稿  
 矣夜半聞剝啄聲起視之則皆江南之能詩者約數百  
 人各執金縷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於三尺法亦  
 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若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  
 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見收者止鮑恂張翼顧文暉  
 金炯四首楊顧諸公曰四詩猶為彼善於此諸什更須  
 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在座諸人相視驚駭固乞寬假  
 以留姓名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私語

楊僉事青自少有才思警敏過人辛未試南宮尙書以織

皮崑崙命題同郡張黃門甯號舍相比張曰僕曾禱於城隍夢登故鄉海塘見前有大山一老人指謂曰此崑崙山也今乃驗矣青得中式名在第七而張顧下第及甲戌張始登第而名次亦如之他日官位亦畧相同

嘉禾

徵獻錄

陸莊簡以司寇假歸令來謁問曰今歲不登錢糧合徵否公沉吟不答令再問公又不答既去子弟進曰彼竭誠相叩一邑事待大人一言奈何終不答耶公曰吁爾何知我以為應徵則得罪鄉里以為不應徵則國家經費將何出令揣公意遂經歲不徵及公起大家宰而令以

不催科議落職九卿僉押時公亦無他語但鬚蹙曰如

做鄉賢父母何遂俱不署令得無恙

東湖乘

嘉興金晟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部金鞫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金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因問其所以致壽之故蓋少時居荆山有人以草炙其臍云令而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

命杖殺之

都公談纂

劉方伯炳居官最廉余嘗見其手錄私記自縣令以至藩司每官識其所積蓋守令積俸亦有數百金若臬副至方伯每任不過百金而已又嘗讀鄭端簡公撰方伯父

威縣公墓誌銘以縣令進部郎尋卒益中止餘脫粟數斗不能具殮清白門風亦其流傳有素也

芳州雜言

項襄毅以功業顯其里居日結構李耆英之會月一集於僧房道院中同會者雲南布政司參議金禮敬之四川按察司僉事梅江文淵福建按察司僉事戴祐元吉漳州知府姜諒用真武岡知州伍方公矩陽山知縣包鼎汝和通判湯彥和教授陳蒙福王之者公也會始於宏治戊午春所賦詩文淵彙為一集府學教授新淦蕭子鵬序之比於香山洛社云

沈宏字惟遠嘉靖乙未進士廣東按察司乞歸與里中耆舊蔡典籍天錫呂州倅棟胡上苑鑰范博士棧姚別駕汝吉孫博士穀郭轉運鼎范郡幕鵬呂納言希周呂曹簿聊為真率會徜徉林圃有洛下風

孫詢嘉善人廣西布政司檢校諭服洞蠻尋致仕邑令李懷玉等為真率飲尊齒德也適詢歸改為耆英會約里中頌白知禮讓者十二人按歲朔之數并詢為十三則餘聞也月朔小酌命子弟講禮讀法歌詩撫琴習奢惡儉者勿與焉

以上靜志居詩話

呂文懿公原勤學至老不倦居秘閣左右圖書有得即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即為門人誦解

書史退則呶唔聲達於外蓋寢不踰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甚精有先儒所未到者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日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一階不若得此之可喜厚語

鄭端簡家規雖晏貴客不使粉墨粧場雖給用有羨不營子母之利雖子姓繁衍無一人入歌妓之室者此規至今行之誠縉紳家久遠之藥石也見只編

陸相展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與之從容因飲以酒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嘉興湯志

嘉興太守郭公應奎一日副憲駐驛郭入見副憲偶閱文書未出見郭呼門子告曰為吾上復知府無久站禮竟出副憲對少府以下力自白非作意復相見兩公皆前輩人風味也

王公貽德乙丑進士廣西全州人以嘉興守陞河南副使將去夫人曰聞此地多絲以棒金易一綿紬製衣何如公欣然袖銀五錢出堂僉役持票往舖家舖家曰府公從不票取緞匹此必詐也役與爭舖家捶之碎其票扭至堂舖家知狀叩頭請罪且曰以平日無票故悞犯公喜曰汝信得我過且我從不發票今忽有此宜不信釋

之去卽以袖銀賞役人曰汝爲我受捶特此酬汝且索一醉入內與夫人言之笑曰今日悔氣差人打了銀子失了袖又不曾買得夫人亦一笑而止

以上見聞雜記

袁了凡寄徐賓獄書云吾鄉前輩陸篋齋名埒治岳州有異政世宗皇帝以已勤勞於上而羣臣無効忠宣力者爲青詞告上帝夢上帝語之曰本鄉有賢太守仁明清慎無媿爾漢循良而十年不調何謂無賢臣哉明晨敕吏部查之則岳州守俸適十年矣因命行取進京授太僕寺卿足下駐節岳陽觀風弔古亦嘗知其人而尙論其行事乎

明人尺牘

趙掌垣漢佃戶陸大朴野勤儉頗足衣食忽有由拳捕兵數人擁入其家攀害拷掠追索不勝其楚罄家所有悉與之猶不足則賣田房以贖中不勝憤控監司行縣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謀於趙趙付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於今駕虎徧傷民何時得向龔黃語除盜先除捕盜人戒之曰先勿洩質對時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

烏衣

佳話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爲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勢人子由醫官謀

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公踰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去後渠雜識

伍文定初為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起為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懽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延休堂漫錄

沈純父先生封事觸江陵之怒杖畢即加鎖鍊復下獄三日始僉解發戍既抵嶺南巡撫欲殺之以媚政府遽以尺符召之行至思平先生袖七首示縣令曰巡撫必欲殺我我當與俱斃不然伏尸軍府中令天下士大夫皆知巡撫殺也縣令密以告得不死蔡副使文範作壯哉行送之其歸也胡元瑞贈詩云豆蔻花前千里夢桃榔

樹下十年人靜志居詩話

正統七年九月海鹽縣民沈興進漆一萬斤禮部請給與時值之半上曰小民不遠數千里効勤宜照時價給之不可減事載實錄中讀書雜錄

葛山在海鹽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山卑猥而所踞地亦僻陋人罕至惟石獨堅白與秦駐豐雅諸山所產不同萬

歷丁亥有築塘之役議者欲開此山採石業設官鳩工矣忽傳山有銀礦翕然聚觀然其石皆碎小銀星而實無礦脉重不滿分釐煎之十無一二有司以礦砂微薄不欲開利孔為民害閉不以聞并採石而禁之事遂寢

因記之以杜他年之妄覲者崔嘉祥紀事

阜林有張浩者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昌武廟廟前石獅重七百觔嘗持以行有二僧在廟相撲浩旁觀竊笑之僧遂拳浩浩應手擲僧於空中僧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之使去漁不顧浩擲石破其舟眾漁起責其償舟浩擠數人墮水眾方呼號適嘉

興府同知伍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吳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諾之因命以鐵錨泊舟各牽之行吳雙手僅舉而浩則挈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搏乎吳氣阻為浩傷脅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人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與銀十兩命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眾賊懼以計刺之死浩平日獲賊馬匹及受賞銀牌甚多七修類稿嘉靖甲辰大荒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有犬作人言曰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

賑盍往懇相率詣趙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  
趙惶懼遁去乃得停徵湧幢小品

嘉靖庚戌西門外居民姚姓掘竹園中見一古穴磁器無  
數中忽飛出一物近視莫辨其形遠視宛然一婦人也

立竹間須臾躍水而去荻莊雜錄

少司馬沈純甫戍嶺南神電衛有故光祿卿劉竑子淮宅

以嘗屯聚蠻兵疫死者眾故多厲魘忽淮夢羣鬼語曰  
避去避去中朝直臣至矣是日先生卜居焉影響皆絕

六研齋筆記

陸莊簡少時館於陶氏夜夢二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

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燄起莊簡力懇曰第及三

舍不旁延也翼日果熟二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肅

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湧幢小品

陸御史邶授南京刑部主事道出河間郡守惡其倨居以

廢館館多崇遇者輒死比暮輿卓慄然告出既寢半夜

有聲割然其怪頽而黑立於榻前陸以手擊床曰陸某

在此汝何為怪遁去後知武昌府郡人謠曰陸青天勝

明月青天無不青明月有時缺樵李詩繫

嘉靖中指揮李振夜夢綠衣百數乞命於前覺而異之晨

往郡舟次遇籠蛙百數閣閣鳴若哀救者李憶所夢贖

之歸放家池中囑曰蛙可生特憎其聒耳吾救汝生汝

母聒我後蛙果不鳴海鹽仇志

郭紹儀雪夜讀書地湧承盈尺許因悟坎離之義又嘗飲

酒肆見一人古貌儵然徧身絲縷如牛毛紅類丹砂異

之就與語自言是靖難時人遂從受養生之術居易錄

嘉靖時海鹽諸生陸斯溟鵬讀書太學時陸武惠方大用

索鵬譜系視之知出自御史韶之後曰吾與若族也鵬

笑曰吾狄將軍不敢擅附梁公武惠數招之飲不赴益

器重之端居錄

我鄉先正若呂文懿有子秉之屠康僖有子文升詩名皆

勝其父然兩公韻語亦自成家屠集如浦樹遠分揚子

渡江風吹過石頭城吟看雁影秋來早坐聽潮聲月上

遲夢裏只疑身有翼燈前未信眼生花江湖路遠身仍

健天地恩深罪亦宜野寺可能添一榻水田應只欠雙

鷗山腰樓閣天低樹江上人家水拍城八韻八又皆秀

句一年一度此深杯均饒風致宜西涯篁墩守溪邃庵

諸公安與和酬也靜志居詩話

海鹽朱朴明嘉隆時布衣其西村詩雖未脫臨摹之跡亦

有佳句因畧加揀擇以備盛明時一種七言如數峯蒼翠寺門迴三月落花溪水深棟花風過蠶蛾老麥秀城

空雉子斑千年玉骨湘纍墓萬里堅城少保家雁來關  
塞暮天碧龍起江湖秋水腥巫峽曉風鬢短髻楚江秋  
水練長裙山圍野色迷秦駐海送潮頭上浙江落花時  
節已寒食流水陂塘還祓除白雲出岫澹如掃紅藕作  
花香可憐月明蒼壁繫仙舫風細幔亭流白雲此例皆  
佳 漁洋詩話

矣 見聞雜記

林宏龍溪人令嘉善性嚴酷作生革鞭決人斃者不可勝  
計小吏周顯發其奸假他事捕顯及親黨論殺者十八  
人雖孕婦幼女館客皆不免顯別弟訟寃於監司獄久  
不決會中官與藩臬飲宴一優扮雪獅子出一優曰獅  
則美矣第怕烈日必無日地方可跳因問何地歷山陰  
江陰皆不可曰惟嘉善可耳眾詰其故曰嘉善林知縣  
打殺一家十八人而不償命非有天無日地乎時問官  
亦在坐相顧竦然罷宴乃按宏論死 嘉善志  
吾鄉有三黃門咸以敢諫著聲張方洲先生以見忌時宰  
出知汀州棄官而歸許雲村先生以知時不可挂冠而

歸錢海石先生以犯顏觸忌削籍而歸歸雖不同而絕

意岩廊終焉邱壑者如一揆也

海鹽圖經

黃少蒙老而喪子包瑞溪其老友也憐之贈以一婢黃笑

曰安知此婢能生子耶若再得一我有後矣包復贈一

婢歲餘二婢俱生子瑞溪此舉古今所無宜乎子孫科

甲綿延也

雲間雜識

明姚大司空羅浮萬曆二十五年巡按河南適奉旨開採

役始南陽公上疏極陳開礦之害不報因劾原奏官孫

恪仲春置之法復命繪開採圖以進圖各有說後礦役

罷於商邱沈文端公而公之斯圖則鄭監門流民圖是

也鄭疏謂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於此者乃明

神宗覽之甚怒猶不及宋神宗之反覆觀圖長吁數四

且至於寢不能寐也圖有副本向刊姚氏家乘中竹垞

序之今罕見矣錄其目曰發帑救荒奉旨開採編派逼

縊搭棚折廬石塌殞命虎食殘屍熏死溺亡斷指刎頸

官民逃竄賣妻完官假牌激變賣產包課礦徒劫掠兵

餉繁勞驛遞騷動村舍蕭條星隕樹妖山吼沙竭攀告

苦楚繪圖復命罷礦興農選將揚武倭虜納款福壽齊

天公之忠愛若是則享遐齡而昌支裔也宜矣

開採圖說

士夫費堯年者前宦浙臬家食數年矣忽一日端坐化去

良久復甦云有數輩走卒來請得便擁去所歷異境非一耳畔備聞諸禽獸與人類呼號慘楚之聲意是地獄及至一院卒備章服肅進云此第六殿王也費仰視乃故南祭酒馮具區先生降與費相慰藉如平生云召公無他乃上帝前缺一掌判故舉公補職耳此美任乃人所不易得者費求歸與妻子別馮曰亦可但上帝限嚴止可八日耳因呼卒輿去至家得甦日夜辦後事八日果歿去

味水軒日記

沈繼山少保以忠諫戍粵神電衛副室王碩人身冒瘴毒萬里隨侍有附炎人劫奪行李致王襪步百里公偶染

瘴病絕王踢地哀號公如井底聞喚而甦一時有女忠

臣之目乾隆癸丑冬少保公賜塋被發幸主穴堅不可

攻左右耐葬七姬俱罹暴露獨王碩人乃空棺也眾咸

驚異謂神仙出忠孝益信尸解為不虛云

明姚士粦集參善邑讞牘

萬曆丁丑沈比部純父劾江陵奪情戍神電衛游某山剝

薛見石刻翠巖亭三大字旁題謫仙三百載此樂有誰

傳鐫宋某年月日因推至是年此日正三百年也巡臺

徐時可欲辱之示期閱武純父短後衣橫矛踞罵於演

武堂遂不至總督臨武劉堯誨檄高州同知令以戍見

純父應役中道止之環召時總督長樂陳瑞得報方啜

茗失甌墮地責中軍曰城內有謫臣何不我告亟通幣起居且致賀求面純父行迫不往遣蒼頭報謝賜茶中

堂語次泣下

棗林藝篋

萬曆八年言官建議量田計畝核實有司務以額外增田為功乃立扇長圖長弓正到田覆丈伸縮其間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塚荒塍悉從實稅夫田間形勢以四圍通水為一圩而圩之大小不齊不可以計畝限也法當每圩立一圩長通計圩內田只若干每只實田若干某戶田若干可無隱漏今各役不論圩頭止限田數人一圩之田數人分丈一人之役數圩分量立法不善滋弊

至此惜當時未有為上人告者

海鹽圖經

吾郡新行鎮淨相寺有狡僧乘民間多疾穴地置一人其中朝暮飲食之以木橫安其口候風雨夜令羣僧拽倒殿屋瓦石覆壓故遲三數日始率鄉民撤所覆則其人起坐無傷因囁語喃喃作神附體狀且云余觀音大士也憐此人無罪又敬信我我故茫之鄉民譁然稱活觀音出現僧輩百端誑惑刮地泥雜他香藥號靈丹治疾又潛僱男婦偽作龔瘡跛躄狀得藥服之卽示瘳愈人益信惑遠近相煽所聚幾數千人賺騙銀錢萬計郡守吳長谷公廉得其奸狀捕獲械繫之始散誠撲亂萌之

首功也稍緩旬月卽滋蔓難圖矣

史仲純來言亡友陳元康死後月餘忽附體其將笄之妹  
敕斷家事了了如生平且曰速具飯食焚楮錠二健者  
在戶守余以妹權質余來耳問妹何在曰在城隍司又  
具悉已受苦之狀悔平生所爲多過犯偶語人陰事一  
不實輒摘舌出痛不可言又呼其婢至前罵云初次作  
功課被汝不淨衝破惟第三次小女所作功課得實且  
正在油鑊邊爲赦書至幸免耳又責其子慢游不讀書  
談久倏然起執其妻手擁至內室令並枕卧又附耳語  
絮絮不令人覺俄起坐如前其父懇無久苦妹曰妹有

師保護之何得傷迫妹醒述所見城隍司事歷歷果爲  
城隍之夫人留侍坐賜茶不謬蓋妹平日誦金剛經齋  
素自治故鬼神欽之如此余觀睽車宣室搜神諸記錄  
以爲有飾語不盡信今此事乃親聞之極真者人可不  
於善惡轉頭處重惕之耶

以上味水  
軒日記

魏忠節大中舉於鄉夫人製綢衣公不悅解而裂之厯官  
都諫家人紡木綿一如素士江南風俗富民避役率以  
田詭寄官戶紳士入其廂爲之優免公獨不徇例每冬  
月本邑開倉揭示於門曰本官田止二十五畝兌米若  
干並無寄戶假託情弊其清白如此

嘉善  
志

吳忠節麟徵家居時值歲荒旱民生糠豆不贍委棄童齡  
塞露乃鬻郭外田加假質畜米菽若干鍾收羣兒於路  
為糜僧寺身督奴御徧授之饌以葆募宿之或瘴熱作  
厲兼製善藥且祭禱於神為之請命遠邇襁負至者日  
千餘人其父母來者抱持泣曰汝豈有父母耶已而歡  
呼感歎聲動閭巷迨麥熟相繼攜去無歸者更留養之  
全活不可勝計

忠節年譜

萬歷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圖澤居民馬若虛家有  
布裙在庭中見紅印數十字畫俱不可識舉家惶懼請  
道士以符水經懺禱之付裙於火火燄中現出佛壽二

字佛壽乃其家僮名也又見雷神露一手手執鼓光怪

變異莫測其故後馬亦無恙

禁談

居民王禮家一日雷震其後園地少陷掘之得斧十三事

狀似鉞而各異色紫澤如漆

雷數

嘉郡備兵使者春汎例發標兵船十四隻過堰出海協守

乍浦萬歷末年一兵自南門出日將夕矣經湯山南見

有物如龍頭大過於牛兩角白鬚自山而下若赴海者

兵驚仆半胸始甦已不見

九山志

嘉興東門外有史痴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蓬首垢面行  
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人多樂與之得錢即

沾飲餘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求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里中有老嫗爲其素相識忽詣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其家門首端坐坐化人聞其事咸致厚賻嫗果大有所獲旣殮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鮒贖

屠諭德應垓居秋涇橋有鄰人負其子孟元銀以屋基及小塋償之孟元不肯受曰吾當另酬汝直前銀不追也鄰人感之以實訴云契因抵負故昂寫今酬直何敢多領孟元高其義曰汝不讀書尙知禮義不欲虛受值我反見利忘義耶固與之及諭德歸鄰人來訪述其子之

厚德公曰爾房已售今何居曰移某所矣呼孟元檢契還之且爲葺基戒家人毋相侵犯

善券錄

朱公國祚號養潛爲人平易慷慨一日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觸損小戶店篷家人與店家喧競適公乘轎過店家泣訴公爲駐轎借坐一人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并持竹篋責奴各三十悞店家而去當此季世宦燄熾甚如朱公者其可多見乎

李臨川集

文恪篤於內行孝親恭兄與何夫人相敬如賓坐必以次里居時座主朱相國賡過之久不出賡詢家人始知袍帶留質庫中賡嘆息不置故諭祭文有曰忠著三朝清

勇與所志 卷之十一  
師百世公之生平具見於此

嘉禾徵獻錄

海鹽之沈蕩有賢夫婦惜久而失其姓名其夫教授村落一日偶出過桑隴有懸囊樹間視之纍然遺鏹也持歸告其妻將榜其地以招失者妻曰不可是非失者之招且招猾者不如默往以待從之果得所主歸焉吳哀仲

稱其事

見聞錄

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柳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金以弟廣平令

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至晉而稽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

名大

啟 掌銓東曹聞先文恪公之訃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亦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於禮志者此事尙未百年今則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先文恪以宰輔歸所遺僅墓田七十畝先伯祖五倍之恒曰吾官階三品而恒產倍蓰於保傅死何以見叔父地下鄉黨傳其言數清門者必先吾朱氏焉

平湖馬嘉楨號和衷己卯舉人遇變隱於禪同時負高行

二人孝廉巢端明李潛夫也端明寄蹟黃冠潛夫逃於山野人號爲三高士

陸澄原當思陵初政以職方首攻魏崔海內想其風采無難遽躋膺仕而乃厭薄門戶不屑附東林其封事畧云有市恩修怨舉劾失平者雖東林亦可謂之小人不得以楊左爲護身之符有特立獨行恪共厥職者雖非東林不失爲君子不得以崔魏爲陷人之窠又云臣甯寡援孤立爲硜硜之小人決不依草附木爲疑似之君子由是見嫉於東林拒之惟恐不力一官蹭蹬被察而歸放浪山水以詩酒自娛斯狂狷之流也

詩流結社自宋元以來代有之迨明慶曆間白門再會稱極盛矣至於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梅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興府學生孫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尙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於四海於是廣應社貴池劉誠伯宗吳應箕次尾涇縣萬應龍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禎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

而講藝於時孟樸里居結吳翮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肇舉復社於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用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襟契然後進之於社故天如之言曰忘其身惟取友是急義不辭難而千里必應

三年之間若無孟樸則其道幾廢蓋先後大會者二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樸勞居多然而斂怨深矣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督學政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畧謂派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卧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

近八關五鬼外吾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雷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傳檄殆指孟樸言之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張塚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準注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戊寅秋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揚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一疏大鍼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以為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

王師下江南少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自昔

黨錮之傳列於後漢之書月泉之社附諸亡宋之籍故

錄其詩綴於崇禎之末

以上靜志居詩話

馮開之築室孤山之麓家藏快雪時晴帖名其堂曰快雪

為詩文疎朗通脫不以刻鏤為工

西湖志

嘉興高氏稽古堂藏書八十櫃與項氏萬卷樓爭富寓公

先生諱承埏解組歸田雖當干戈俶擾不輟吟哦案頭

留烈皇帝御書折疊扇一柄有詩云蕭蕭翠竹野人家

靜裏經春玩物華綠樹千章啼百舌香風吹盡紫藤花

上用寶璽其文曰崇禎御筆時一展玩每每流涕臨卒

題句云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嗚呼亦可以見其志

節矣構李詩繫

鄉會試作多篇者不準膳錄成例也故明崇禎壬午科嘉

興譚元孩貞良全作五經二十三篇中順天鄉試至

國朝康熙壬午科桐鄉俞馭世長策以五經

特旨授舉人嗣後以五經掄魁者秀水則張卓人起文嘉善則

孫頌年霖嘉興則錢主敬陳羣平湖則胡近顏馬琪桐

鄉則朱丹宸向中自明至今一郡止七人而已頌年有

五經文一千五百首行世孔毓圻為撰梅川五經堂記

以褒其文行云吳志

嘉禾童謠云猩猩斑斑跳過南山南山北斗獵迴界口界

口北面二十弓箭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此余童穉日

偕閭巷小兒聯臂蹋足而歌不詳何義亦未有驗構李詩繫

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案嘉善列傳支立父名茂為樂安丞當先為吏而後為丞也有囚

無辜陷獄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加意媿

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或肯援我妻泣諾

及支至其家妻出告以夫意支正色拒之卒為平反囚

出獄夫婦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我有弱女送為箕

帝妾是則禮之可通者支為備禮納之生立弱冠中魁

曾孫大綸登萬曆甲戌進士

迪吉錄

司空姚公思仁家居時嘗患熱症魂忽入冥至一殿冥王冕而登座公長揖進見請王勘校善惡王命主者持簿至公名下所註惡即一念之動悉書公曰此未嘗為王曰未為曰過若為即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于請賑畿南一疏下註有大善字公曰此疏思仁僅具名乃友人賀燦然筆也王命取賀籍閱之賀名下初註無子復註代姚思仁草救荒疏報以一子是歲燦然舉子話舊志某孝廉將赴禮闈之路資適邑一富人初以女許貧士已

委禽矣既復改許某以百金賄孝廉乞邑令批照即日

與某成婚孝廉夢其祖責之曰汝作事大謬本應登第

今折人婚姻貧士祖宗為此事日來相爭我理屈而退

上帝已削汝祿籍矣孝廉驚寤急訪女欲還初聘者而

已無及隨呼貧士以前銀給之使別娶深自愧悔及計

偕被斥神氣騷擾旋一病而卒

海鹽圖經

水西寺僧真實揭云順治二年閏六月二十六日

大兵臨城居民死者甚眾隨奉本府給示着通城寺僧收化

積骸真實等遵即斂屍焚化時有本府鍾太爺鼎臣鄉

宦徐尚書石麒俱殉國自縊鍾太爺屍懸府署後堂當

卽收殮明日往徐尙書宅屍懸可經堂後廊面色微黑  
肉不腐隨尋一米櫃將骸扶入櫃中厝之中堂并取書  
房中詩扇二柄有寶摩圖書者各置一袖又寫一木主  
書忠孝寶摩徐公僧念一係郡主一係大臣各以大義  
捐身理合揭明始末云

徐忠懿  
事蹟

彭期生殉難章江守備楊大器潛收其尸瘞萬安之百家  
村仲子孫貽訪其遺骸未得久之鄉人胡樞知萬安縣  
一夕夢期生語曰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鄉幸甚會  
大器之友曾堯泉亦以狀白樞樞資遣之至海鹽子女  
旋以血漬遺骨俱沁入乃慟哭葬之說者比於思歸之

溫序焉

翻志序  
詩話

董雲驥字紫冒南都旣亡雲驥登閩榜授行人考選吏部  
主事數上書言事忤鄭氏時御中劉湘客嘗以言事廷  
杖雲驥上書爭之隆武出亡延平依同年桂林司理以  
居鬱鬱病卒司理以遺金買地葬山寺順治壬辰雲驥  
之友查培繼任東莞夢雲驥角巾握手道故曰吾今得  
偕子歸矣心怪之已而東莞一孝廉上謁曰明府文章  
海內莫不誦習至於明府爲人敝友董紫冒稔悉之矣  
查驚曰先生何從識紫冒曰同年也曰今安在閔然曰  
已作古人矣悉言其始末查遂飛書招其子來而桂林

司理適以他事至東莞與之言捐金遣其子入粵西迎

喪歸

海鹽續  
圖經

王鹿柴名廷宰占籍嘉興著名鴛水詩社乙酉之春過外  
舅馮翁小飲余陪末坐忽問曰曾學詩否對曰未也先  
生乃言曰詩有一學而能者有終身學之而不能者洵  
有別才焉余問學詩何從曰試作對句酒至先生舉古  
人名俾屬對偶記憶顧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  
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顏相  
時吉中孚對溫大有楊完者對晁補之杜審言對蕭思  
話貢師泰對齊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居

中劉辰翁對逢丑父韓擇木對李棲筠蔡有鄰對徐無  
黨王巖叟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  
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彭祖對庾黔  
婁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先生見余應對  
之不窮也語馮翁曰此將來必以詩名世其取材博矣  
自遭喪亂不復見先生并不復見先生之詩僅從社艸  
中錄其一二回思知己之言是亦蒙之李邕王翰也

王介人初擅詞曲後研聲詩志取多師不遺僞體其論  
詩於合處見離於離處求合啟禎之間大雅不作毅然  
以起衰自任而知者寥寥惟平湖陸職方嗣端心賞之

嘗訪君於長水值君洗硯河頭挾之登舟家人不知也  
遍游茗雪乃返既而入越謁陳推官卧子方置酒送客  
君詩有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之句卧子擊節曰此  
今之高三十五也爲序其詩詞遭亂所居不戒於火惟  
餘小屋二間一供婦爨一吟咏其中有故人官府寮者  
造之不見尋卒於京口五言如江湖長至日風雪上方  
山驛路通秦遠峯陰入晉多桃柳千樹雨瘴霧百蠻天  
日氣滌秋雨嵐光變夕曛楓林依水盡雲物近秋多一  
二故人在飄零佳訊稀江山雄白下人物近黃初山雪  
行人少江梅臘月多文章身後事邱隴夢中山白社違

人日元關閉子雲江山開一望吳越在孤舟七言如夜

月旌旗五馬渡秋風草木入公山周道秋風行黍稷漢  
宮春雨長蒲桃西蜀喻通司馬檄中山謗滿樂羊書秦  
塞忽驚三月火漢家空待貳師功三月晴風高戰鼓九  
江春水下樓船鑄語高華此方虛谷所云律髓是也

靜志居  
詩話

以上

周箕字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賣米爲業自晨至午居肆  
過午輒下簾閉肆登小樓讀書喜爲詩與朱彝尊李良  
年鍾淵映比鄰相善一日游嘉善館柯氏園月夜吟詩  
達旦適郡丞季某以事至署與園鄰聞周吟聲彷徨不

能寐詰朝詢知其故逮至杖而逐之予曰袁彥伯使不

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池北偶談

黃九煙名周星性極簡傲或以詩文就正者哂而置之其

寓武水也遇隱士崔金友於市負擔而吟黃揖之入室

索觀近著崔出樵隱近詠其五律書懷云花落無人徑

雲飛到處山訪友曰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七律憶

舊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沈笑白鷗贈友曰吟思

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不禁驚賞曰此真鏗金

霏玉之音也吾所厭惡者大抵皆蛙鳴犬吠耳遂與之

定交香祖筆記

予嘗面請學使者以程公本立姚公瑄楊公任高公遜志

建四忠祠於嘉興而以蔣侍書競配食於高公之右學

使者諾而不果行也世有主持風教者表忠之典冀吾

黨君子留意焉靜志居詩話

前明萬曆癸未與先太傅同捷南宮者禾郡凡八人余皆

未及見獨太子太傅司空羅浮姚公享有眉壽兒時曾

謁公豐頤廣額至今尚能髣髴也戊寅秋日公之裔孫

繩遠以所藏癸未硃卷示余讀其文益想見為人昔范

文正公當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而歐陽之識子瞻

亦第就其風檐揮灑之文決其出一頭地公生平所學

雖與年俱進然他日之匡君定儲救荒恤刑弭亂止姦

者已於闢墨露其端倪如公者豈特不媿科名耶念舊

懷賢率題數語繩違其永寶之比於魏公之笏可也朱彝

尊跋姚尚書關卷

駱復旦字叔夜山陰人嘗同會稽姜承烈徐允定蕭山毛

姓赴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興南湖太倉吳偉

業長洲宋德宜寶顙吳縣沈世英彭瓏尤侗華亭徐致

遠吳江計東宜興黃永鄒祇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

嘉興朱茂明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州

陸圻越三日乃定交去毛西河集

沈山子進與朱竹垞周管谷同里詩篇倡和名亦相埒一

日錢塘陸麗京遇之於潛采堂甫問姓名即大聲曰得

非梅花高館落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乎遂訂交劇飲

而別柳亭詩話

秀水西北前馬頭在爛溪旁西南轄湖之烏程東南轄桐

鄉北則轄於吳江為江浙商旅通津屢遭盜劫因地介

兩省捕緝最難諸生張祚因弟被盜劫殺三年不獲真

盜遂條議上之王大中丞畧云地轄三縣巡緝維艱即

飭民擊柝亦始勤終怠將設柵河中波流急而難久莫

如於馬頭空地給之官價以開池面照杭州松木場潭

子式使商賈泊舟其內撥兵防守復設木柵為禦亦弭

盜之一策也中丞下其議以秀令去任不果行吳志

康熙庚申歲旗丁橫索議漕時肆毆紳士擒五人歸漕艘

路經學東有至四者支氏僕也登屋飛瓦奮救翌日眾

紳造謝其門時縣令私派紳衿有狗庇附和者人皆謂

不如王四一編氓矣後辛未歲旱徐令建壇祈雨王四

挺身白合謂七日不雨願捐生焚死因隨法師叩禱旬

內果沛甘霖邑令具花紅酒肴酬之潛匿不受嘉善志

倪翁名仲仁澈浦所人也壽百有五歲卒翁貌不揚而精

神特堅碩以孝弟力田教子孫於世一無所營而壽過

其算此殆無懷葛天之遺民歟海鹽圖經

陸稼書為嘉定令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之謂神

公即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

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公笑允之瞽者歡謝

而去

陸孝山為南雄守迎養其父值誕日官屬紳士有餽遺孝

山悉以呈俟有所受密令備之以進而外則盡卻之真

不媿養志矣以上受中編

錢侍郎載歸里後深巷閉門日繙閱舊書課諸孫作文尤

以為善勗後人故為諸孫命名以善字為行嘗曰為善

而不讀書可也爲善而讀書可也讀書而爲善可也讀書而不爲善不可也鄉黨奉爲名言

錢翰林世錫居家喜接寒士有以詩文相質者一語之奇輒擊節不去有嘗語門人及子弟曰增光門戶不在科第仕宦每見仕宦之家不念其先人寒苦黽勉保守得有今日乃驕淫矜誇至子弟紈袴氣習不可嚮邇此適爲父母辱何榮之有又云凡人學問文章之高下淺深人品之賢否不關功名之得失其人果賢學問果好果能文章雖一老秀才一老布衣何嘗不足重若其人歪斜無所謂學問而並不能文雖得高第亦何足貴登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雖祕書矣著作矣而其人或未必稱不反爲人所嗤笑乎

以上伊志

陸桴亭世儀危齋銘云樵李巨手吳子始構已齋與其少君項朝夕吟誦其中有詩刻行世巨手至婁予讀其詩得接其人蓋奇邁卓特之士既游四方歸深悉世故復構一室隱居讀書名之曰危獻可陳子爲之說云夫已古萬字也於數爲盈於義爲博吳子其有博學之義乎博而不已必盈盈而不已將有窮大失居之慮焉繼之以危惕辭也吳子其又有兢惕之思乎桴亭陸子喜爲兢惕之學者也故不辭而爲之銘其詞曰孰危爾身富

貴勳名以勞爾形孰危爾心得喪榮辱以亂爾聰明戒之哉不知危而危其危也乃亡之續知危而危其危也爲安且福乾之惕坤之敬朝斯夕斯永天命卽此一銘古人之交道可見矣所謂直諫之友非耶

趙啟周者紹興山陰人年十三父某爲縣令於福建力不能偕往啟周與母祝氏及弟留京師不數月母病卒同里人爲經紀其喪厝之城外刻片石識之又數月父始使人取二子至閩二年而父卒於官啟周習幕務僅能餬口乾隆辛卯年六十餘始得歸葬其父乃至京師尋母瘞處故老一無存者一望亂塚迷不能辨而資斧旣

竭不可久留憂疑成疾有其友之子曹君裕仲恐其年老旦夕且不測因速之歸日當爲先生徐圖之訪求半年不得曰我旣許之無終負理禱於神一夕夢老嫗指其處旦而跡之果得焉片石中泐入地二尺餘矣飛書報趙趙力不能行日夜號泣有感其孝者與偕至京師抱骨以歸而合葬焉裕仲名基倦圃曾孫

秀水布衣屠岐山名金益博覽不應試喪偶不再娶無子接人無貴賤一以敬一木棉裘數十年不易兄福金爲縣令不一往強之乃曰余訓蒙足以自給兄但撫諸弟我心已安矣數分俸寄之置篋笥以周戚友惟一女寡

及女卒人弔之曰我平生惟此一大心事今女完節以死是當賀何弔焉

桐鄉馮柳墅先生名嗣京，桐儻不羈，善談諧，與查初白、顧秀野輩以詩文相唱和，掉鞅名壇者二十餘年，不得志以長興學博致仕，築別業於白芒村，題曰大悲庵。或問先生何故作禪語，不答，但微吟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以無子，自題一聯於柱云：樂事不防兒輩覺，詩篇自有後人傳。先刻梓紅亭詩稿，又有因樹軒集，未刻為朱香南翰林借去，不可問矣。曝書亭集所謂馮君詩集序者，即先生也。過無錫，句云：三疊吳歌千疊浪，亂帆如雪下蘇州。一時傳誦。趙畫山編修晉題梓紅亭稿云：當代髯翁沈時功，論詩真有古人風。項斯標格知何似，著我燒燈讀梓紅。

秀水陳蓋謨字獻可，所著有度測三卷，皇極圖韻若干卷，象林二卷，步算與占驗二者，本兩途罕能兼之。王寅旭精於歷法而占驗則不知，嘗云：若將此事問先生，先生肚裏黑漆漆，惟獻可於此特精。梅勿庵送章穎叔歸山陰詩有兩法孰能兼，構李有著英，問津今非遙，嘉禾爾去程之句。沈董浦為勿庵作傳，凡與勿庵聞聲相知，長於象數之學者皆為之附傳，而獨缺獻可，因畧述梗槩。

以示後來

米價驟昂固有因乎富戶頓積及牙戶高擡者然當事者從而抑之非惟不能而或轉生他病且物之貴賤因乎自然亦非牙行之所得而操縱也吾邑韞齋觀察李公璜為南澳同知時值天小旱米驟貴朝異而夕不同公開常平倉連夜轉集鄉夫數百秉燭礮穀平糶不及二百石而米價即平止不復驟以其價買補常平之缺上官初不知也

以上柚堂續筆談

陳太學元愷樂善好施遠近稱長者年踰三十尙無子時

石岳和尚駐錫天童寺陳往叩之石岳曰有子無子總

在寸心爾第為善何患焉閱三載復往石岳乃遍召寺

中僧曰陳居士善人也尙未有嗣爾眾僧中有肯為其

後者否眾莫應有執爨僧進曰我願往師領之謂陳曰

子且歸三年內育麟必矣既而生子廷敏克世其家迄

今雲仍蕃衍皆其出也

錢太傅封公曬麥於庭稚童窺見其家蒼頭竊麥童潛告

公公搖手曰渠我家人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以飼雞

鳴耳戒勿洩公之忠厚積累人罕有知之者

南野堂筆記

乾隆庚寅南門外張家涇有馬姓者掘古冢中有磚長約

二尺濶尺許朱書云元至正三年處士趙素功之墓及

發棺肌膚鬚眉宛然若生幅巾青袍雲履顏色與新製無異焉懼以棺蓋擊其面應手黑乃出而焚之臭聞數里焚不能盡投諸河自是村人夜聞鬼哭時乍浦諸生楊以梅方舉瘞骸會聞之率工人往撈取之見其骸血筋縷縷徙至原冢爲加土築之

平湖王志

秀水汪上堉知大理府卒於任卒前半月夢輿蓋導從至一處若大官署者僉云迎新太守有紅袍人迓於門心惡之不入又數日疾革乃召僚友告以夢且云帝命不敢違期在十九矣眾未信至十九有知雲南縣王曰仁者來言味爽行街上見紅燈數十輿蓋導從云迎新太守一如上堉言內外方驚異而上堉果以是夕卒乾隆

丙寅八月也後七年上堉弟筠道經大理先一夕郡廟巫夢上堉衣冠出蹴巫起曰吾弟且至其速候於途旦往伺筠果憇候館矣於是大理人咸知上堉爲府城隍神蓋生而勤民沒而祭社理固有之

乾隆四十四年有獸匿海筏至澈形似犬尾散絕有力迅走如飛名山狗遇小兒輒嚙其喉負之去不數年生育甚夥山谷間所在皆有獵戶捕捉罕能獲者辛丑六月十八日颶風大作山狗自此而絕其先譚仙嶺寺僧見有楊府燈驅逐之人謂楊四將軍之神應云

乾隆五十年大旱餘賢埭東南里餘有鄉農繆姓者其婦產一物墮地卽遶室跳走適繆氏子闖入怪欲奪門出子持楸擊之應手倒斃唧唧有聲其物長尺有咫面具人形身膚赤色頂上有一目腦後赤髮一叢約五寸餘此或旱魃是也

澈浦介海甯海鹽之間三面瀕海一綫土隄向無石塘而幸免潮患者全賴有高陽山颺山葫蘆山長牆山青山秦駐山環峙海口足資捍禦乃乾隆五十七年間有岩戶承攬海甯塘工於葫蘆山開採石塊剷斷山嘴海水盪進沙塗坍卸至今私鑿不已伏讀

御製閱海塘記云南岸紹興有山爲之禦故其患常輕北岸海

甯無山爲之禦故其患常重是海口之山俱關保障以山捍海卽以山爲塘况葫蘆山嘴名獅子山者形如挑水壩尤關要害所當查照雍正八年禁止湯山採石之案一體請禁以免射利宕戶貽害地方民生幸甚

以上伊志

汪雲壑先生之族叔在明少孤不知生日祈夢於于少保祠于公贈以桃核且日問新狀元自知在明不解所謂詢之先生先生曰桃爲三月核字乃木亥當是三月十

八日亥時後先生登第在明年九旬外五世同堂

補樓筆記

邑民李懷玉等始爲眞率飲尊齒德也孫詢致政回改爲

耆英會約里中斑白知禮讓者十二人按一年月朔之數并詢為十三則餘聞也月吉治具週而復始其日不宰牲不用樂不談俗務肴以魚肉果以時品命子弟講禮讀法歌詩撫琴習奢惡儉者弗與焉嗣後神宗丙申邑侯章士雅加意敬老延鄉人之耄耄者為耆英勝會盛唐八十八曹德修八十五孫嵐二十八張可大八十三呂洙八十一姜圻八十一凡六人市廛皆結綵列綺筵張聲樂社師率童子歌南山之詩通邑侈為曠舉云

嘉善萬志

沈心松慈祥愷悌十六歲而孤適里中派以大糧之役恐

破家走匿蘆墟後聞里人更報其叔心松曰叔家不及我柰何我安逸而叔受困乎即自出任役幸不大費為人樂易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一日赴燕浦氏夜深僕從皆醉沈自操舟而回及旦未起其夫人促之起公曰吾恐諸僕見我慚故未忍起耳其忠厚不肯斥人之過如此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為邑望族

嘉善萬志引廸吉錄

魏忠節公之將生也其母夫人方寢于床見火光奕奕緣壁而上因急呼贈公告以所見公曰異哉予適夢二童

以絳紗燈導一少年入室金冠緋服儀狀俊偉已而忠節生少時即以不朽自期後殉璫難名滿海內

嘉善萬志

乾隆辛巳邑紳蔡秋澄聚里中耆舊仿香山故事為九老  
 會在會者戴典簿二蕉年八十八程封公績三年八十  
 七蔣司訓準菴年八十二顧州牧虎仲年八十一蔡封  
 公秋澄年七十八許閣學竹君年七十三謝封公宸園  
 年六十八錢州牧第五年六十七曹徵君慈山年六十  
 三集于所居之尊德堂設宴陳樂卽席賦詩并繪圖以  
 紀其勝刊有尊德會詩吳門沈文憲公為之序嘉善萬志  
 縣役楊三素無賴以事革役仍怙惡不改乾隆四十二年  
 患時疫僵卧旬餘忽蹶然而起兩手反接若被網縛語  
 其妻曰我適至冥間冥王檢籍謂我生平無一善狀行

將入畜生道姑使回陽藉以警眾耳遂匍匐出門伏道  
 上觀者如堵楊哀呼曰神杖我矣視其醫肉皆墳起有

青紫痕呼號宛轉三日而殂嘉善萬志

漕胥曹永康性狡獪與刑胥王大榮稱莫逆交兩人同惡  
 相濟適諸城劉公來令善邑伺間而入苞苴牟利侵漁  
 不數年貲雄一邑有職監倪光遠者素豪爽以任俠聞  
 鄉里惡曹之橫嘗塗辱之乾隆辛丑永康與大榮為巡  
 撫陳公訪拿下獄眾怒稍平會邑神誕日羣聚賽神言  
 及永康無不裂皆立毀其屋曹之妻子僅以身免闔邑  
 稱快事聞上憲檄縣擒首事者未獲曹心銜光遠嗾其

子控倪于官誣指拆屋係倪所使屢訊不移讞成劉令

以縱役革職曹比積蠹例論絞如律大榮刺配湖南而

光遠竟以擅毀人屋亦問軍山左焉嘉善萬志

馮念羅學博名盛世值旱災作救荒書致邑令甫脫稿有

蟻數萬環集於牆繪為山林雲物狀里人神之名其齋

曰蟻繪軒嘉善萬志

張太學正銓字雪門十齡時與隣童過荒塚間見髑髏戲

溺其口俄而患病恍惚至一署有官南面坐責其何故

穢人骸骨張心知髑髏故惟祈原宥官檢籍閱畢曰爾

祿壽尚綿今姑宥爾命吏引之出至堂下見羽毛之族

紛然向之乞命詰之皆平日所戲殺者惶怖無措吏諭

之曰渠大限未終俟回生後為爾等作福可也舉手撲

張背蹶然而醒已氣絕一晝夜矣自後日誦金剛經放

生戒殺壽至八十三歲嘉善萬志

陸佃曰龍珠在額蛇珠在口魚珠在眼蛟珠在皮鼈珠在

足蛛珠在腹是知物類皆能孕珠非獨蚌也近日嘉興

九里滙農人徐心橋畜一牂殺已五六歲因為子娶婦

宰以饗客屠者覺羊肚中纍纍然剖而濯之得珠盈掬

圓大如豌豆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則

生珠然博物之書所未載也臚

世祖召入龍舟賜晏人稱異數

康熙戊辰狀元秀水沈原衡廷文年二十父仲霖於

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爲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戰幸觀止於鯨波鱷沫之餘孤臣跡赴干鄉正傍

惶於電閃沙驚之候之句都下盛傳

以上朝新語

國初有道士薛存素住嘉興紫虛觀爲含山盜所劫索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鶩也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

王澹人有化鶩堂記

履園叢話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栢一株偶爲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栢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同上

秀水王寄廷布衣工草書詩不留稿見其剔銀燈一首剔銀鐙看細字莫嫌鐙不明模糊隔老淚苦吟似孟東野

南野堂  
筆記

吾邑周孟侯先生拱辰明季貢生先世累著清德母夫人  
 夢硯生花而生公比長聰穎絕人又勵志於學嘗坐小  
 樓去梯三年讀古今文五千篇有奇由是才藻豔發名  
 噪一時吳興莊廷鉞將刊明史以厚幣聘公先一夕公  
 夢其父昇以一盒啟視之則赫然一人頭也驚而寤適  
 莊使至有警於是夢峻辭卻之及明史禍發諸名士株  
 連被戮者多公獨脫然無累識者謂世德之報冷廬雜識  
 平湖東門外太平橋之北有趙墳今其後裔皆業農家有  
 玉牒真王孫嫡派也族繁散處鄉城相傳每年居城中  
 者來展墓既歸檢點什器缺一壺知遺失墓所必為行  
 人所得矣明年復往則見壺懸樹枝上無恙也問鄰人  
 見否曰我儕但見一舊草履耳不見壺也

丹霞師澹歸姓金名堡錢塘人為諫官隨永曆入滇後入  
 丹霞山為僧及歸吳與陸楷山有舊遂住平湖武塘流  
 寓黃九煙者白下黃周星也為師同年生迎於郡之天  
 甯寺謂師曰汝今乃始歸乎汝沽名汝高於龔鼎備業  
 毫髮耳師作騷九章以貽之後九烟益無聊五月五日  
 縛所著詩文於臂自投於洙涇之高橋下不數年師亦  
 示寂於湖

陸鍾奇者故太宰莊簡公孫也邑諸生富甲東南日聚無  
 賴子飲博謹呼為樂一日獨坐書齋歛見一道人從空  
 降見鍾奇便下拜曰公真主也我將輔公鍾奇不信道  
 人曰公家中某井照影便知鍾奇往窺井果見已儼然  
 冕旒黈纁帝者服也道人曰湖州某處某已聚義若干  
 人待公舉事盍潛往鍾奇從之於是與李九仙馬聞玄  
 及蘇湖不逞如葉朗生邱太虛吳野樵輩數十人嘯聚  
 圖不軌一日密會於煙雨樓約以長至日乘拜賀突入  
 嘉興縣先殺令據郡城而後徐圖大舉會謀洩鍾奇與  
 聞玄宵遁至松江之白龍潭以蹤跡不倫為捕所擒事

聞道院一時駭愕時詹簿陸基志為鍾奇叔父而我邑  
 侍御某於鍾奇之兄有連醖方赫蘇松道某又侍御門  
 人也詹簿傾貲侍御殫力屬當事者立殺聞玄以滅口  
 而鍾奇始得脫此天啟某年事方鍾奇之獲於松江也  
 松捕周某搜其冊得行頭八戒一冊發餉記一冊龍衣  
 一襲又人肝三寸周故虎捕多心計械鍾奇送之官而  
 陰居四物為奇貨詹簿聞急託內戚屠生猶龍星夜往  
 叩周周索十萬賂屠亦老於世事者為捐三千金取四  
 物歸詹簿急滅其跡於是奇以無證漏網以上當湖外志  
 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比

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相傳歿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為接物者繼又作拆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今已為冥官以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勸理然須得某厨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厨無疾亦卒庸開齋筆記

石門洪志載吳越王俶挈家屬朝宋歸周妃至阜林而卒葬於證聖院北後墓出一玉杯係殉葬之物朱芬有玉杯歌今藏錢林里姚氏新纂

碑碣宜收入金石至帖板之藏舊志附之或以西安之碑林非盡出於西安耳然藏之公家與藏之私室究屬有

間茲將各家所藏碑板收入叢談嘉興張廷濟藏有王

右軍臨鍾太傅宣示表石宋賈平章以王右軍臨鍾太傅宣示表真跡刻石表前細

書一行是徽宗所書國初杭州葛嶺捨土所出乾隆

初金壽門作跋桐鄉汪援鶴以腴田從寺僧易得汪後

歸金雲莊有朱春橋趙味辛跋金歸趙晉齋

趙歸張叔未他處所刻皆遠遜此洵是寶刻蘭亭叙原

刻此元時所刻褚摹本良常壬虛舟澗所謂張金

叙定武派本原刻此歐摹是定武派數百唐內侍高福

墓志銘開元十二年正月唐美原縣張昕墓志銘開元二

十月唐內常侍孫志廉墓志銘天寶十三載六月申唐

折衝都尉張希古墓志銘天寶十五載四子產廟殘碑

于志殘石二其一不霜京天寶七載專知判十字其一

嘉興府志 卷六十七 叢談

濟家大興翁覃谿學士方綱復初齋集有贈張叔未詩  
句志引中州金石考曰見舊搨本中有天寶七載五月  
十三日落款處有元皓敬三字張廷濟趙孟頫行書後  
日王元皓敬口是碑陰中兩人姓名

赤壁賦眉壽圖 阮文達與張孝廉廷濟同坐石几觀周  
齊侯壘漢甗後各有題跋江都嵇樞畫

道光二十新篁鎮王氏藏有寶盤齋蘇文忠公詩石刻  
三年四月

蘇文忠公詩 結廬得法仲長統困病求閑馬上卿此  
日壺中聊取適它年谷口尚留名 過薦福用前韻

喚客山中去秋清屬此辰碧波涵日淨紅葉隕霜新世  
味老逾薄交情久更親種蓮開淨社茲事付吾人 芭

堂明經以宋人無款詩牋見示余定以為坡老無疑因  
口占四絕句跋之俟世之具隻眼者同賞時乾隆壬寅

二七秋襖之日山舟同書 張廷濟跋蘇書刻石之傳  
於吾郡者文長老詩在本覺寺馬券帖在流虹亭橋頌

帖在王惺齋進士家安國教授詩圓覺經謝若農中翰  
家刻明包氏蕭爽齋所刻承天寺遊記近在余齋而馬

券帖亦藏有舊刻此蠟版真蹟海鹽文魚徵士得自激  
浦畢氏梁學士題後旋為有力者購去已不知流轉何

所今王心耕上舍得徵士所贈手鈎本而其從子擬齋  
精摹上石為嘉禾增一寶刻已道光六年丙戌九月張

廷秀水姚觀光藏有元趙子昂竹石幽蘭碑 題詠十小

雲東仙館集帖 張廷濟跋秀水姚六榆明經富於鑿古  
國朝人書四册昔以索余跋尾今復

以明人書四册作書其後刻者為金陵馮半泉 郭照藏  
甚精慎有筆法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五月五日

有唐靈飛經石 靈飛經墨蹟即海甯陳氏渤海藏真所  
摹刻者後歸海鹽黃氏同治己巳郭照

刊停雲館帖石 舊蹟及近時名嘉靖間文衡山父子摹勒  
石 舊蹟及近時名嘉靖間文衡山父子摹勒

殘嘉善程氏藏有晉蘭亭叙 王羲之撰正書永和九年  
缺 嘉善程氏藏有晉蘭亭叙 王羲之撰正書永和九年

旃重唐兒寬贊 褚遂良正書後有唐顏魯公與郭僕射  
摹跋 旃重唐兒寬贊 褚遂良正書後有唐顏魯公與郭僕射

書顏真卿撰并草書無年號玉虛舟云當在廣德二年  
十一月後有明錢旃重摹跋 于志案碑共四其一

為錢旃跋語蓋錢氏手摹魏氏校正者也後碑歸魏氏  
竟棄跋不拓故觀妙齋金石文考遂以為魏氏摹刻

唐麻姑仙山壇記顏真卿撰并正書大歷六年唐隨喜

帖顏真卿行書後有元佑聖觀捐施題名記胡長孺撰

書延祐四海鹽張氏藏有重摹天一閣北宋本石鼓文

重摹瘞鶴銘新纂

禾郡金石如岳祠銅爵景定漏壺諸器已列金石門至于

志將藏金亦復載入似無關掌故矣然名流賞鑑亦足

以資談助如嘉興張廷濟藏有商象鼎象形于志著

者象商燕父己爵燕父己于志燕象燕商御尊蓋

賢之意商燕父己爵鼠形通作燕飲之燕商御尊蓋

癸未王在圃崔亭王寶御貝用作父癸寶尊于志圃

圃田豫州藪崔觀省觀亭游觀之亭寶本商賈字讀為

賞御從從卸作商陸父庚占冊冊陸父庚隴籀文

器者名徐同栢議商陸父庚占陸此作隴從籀文省

周婦鴛觚婦鴛作齊形中人持觚形于漢黃山鏡

黃山第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漢館陶鏡口口一徑

槐里注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漢館陶鏡口口一徑

高三寸九分重一斤八兩館陶家口漢書外戚漢大

傳寶姬生女嫫為館陶公主地理志館陶屬魏郡漢大

吉壺大漢大富壺漢宜錢工傳箋安邑朱孝廉葆淳

云宜宜漢永平洗永平三年四月造作甬兩旁有魚鷺

禾也漢置鼎第六置鑄一容一斗五升重十二斤蓋通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七 叢談 唐處士包

康甗太康三年七月晉元康甗元康六年八月晉太

甗太安二年八月晉甯康甗甯康二年太歲唐處士包

公夫人墓志銘甗會昌三年十月蜀槩韓文範桐板方二

反書四行每行四字曰易奇而法弟沅藏有商日父癸

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諸女舉尊彝于志諸省作者諸

爵日人毋周諸女尊女九嬪之屬舉字從積古齋釋

周庚姬鬲文通作須楚辭女嬃周易鄭注作女須周

祖辛敦口作祖辛寶敦其萬年漢永興洗永興九年堂

晉咸和甄晉咸和二年姪邦梁藏有商父乙鼎尊彝

于志尊彝猶云商立戈人癸尊立戈形口形人癸左

宗彝宗尊也商册册乙解册册乙于志作兩周子爵子形

此立戈商册册乙解册册乙于志作兩周子爵子形

志子字上象凶有新莽大泉五十範泉文二漫文二

髮形下象足跡形新莽大泉五十範泉文二漫文二

徑寸二分重十二子慶榮藏有商福父辛爵于志畱占

銖文曰大泉五十子慶榮藏有商福父辛爵于志畱占

文福福備也能備然後周兮中敦蓋兮中作寶敦其萬

能祭所謂福者如此周兮中敦蓋兮中作寶敦其萬

用新莽貨泉範泉文二漫文二背有十六字漢書食

日泉枚晉咸和甄咸和九年七月刻之晉咸康甄咸康五

直一羣從無不以金石名學又同里徐同栢藏有漢五銖範

泉文二晉太元甄太元同邑方惟祺藏有周三家彝載

漫文二晉太元甄太元同邑方惟祺藏有周三家彝載

嘉善程

文鼎藏有

嘉善程

嘉善程

嘉善程

嘉善程

嘉善程

嘉善程

嘉善程

嘉善程

氏藏有晉永和甄永和四年後周佛頂尊勝陀羅尼幢丁巳四月

瞿中溶考為後海鹽張氏藏有父癸匱蓋銘子口父癸伊志子

周顯德四年字下一字作猴形疑古為字說文為象母猴之形言子為其父癸祭器也馬氏藏有漢雙魚

洗富貴昌晉永和甄左側晉永和元年右梁天監甄梁

監十平湖朱為弼藏有商留卣文曰留作父己彝重七年

圖徑一尺二商亞形爵高周尺一尺三寸亞形內商子

父癸爵高九寸五分商父戊爵高與癸周新宮叔碩父鼎

文曰新宮叔碩父監始作寶周義仲鐘鈕間及鼓左共

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周義仲鐘二十七字文曰

伯用侃喜券文人子孫永寶用享此皆一時搜藏者

兵燹後金石散亡老成凋謝備錄之以見此鄉多好古

之士焉伊志志參金石學錄

全椒薛時雨咸豐乙卯來宰嘉興其明年歲大旱薛扁舟

下鄉烈日履勘鄰縣動擁官出署而嘉興地尤高阜民

泯怨咨荒政稱最他若拔寒峻戢吏胥重農桑平賦歛

慈惠周至移篆嘉善治亦如之同治壬癸間蘇撫李乘

勝將掃鄰境賊氛時薛久去禾痛舊治之瘡痍冀出民

於鼎鑊往來蘇滬間請緩師百計諭賊降事雖未成具

徵軫恤民瘼比甲子恢復守杭州權糧儲道惠徧浙西

遽解組歸杭人為築廬於西湖禾郡亦深切去思焉新纂

禾中詩社之盛自竹垞秋錦宜山匏菴諸老梅里竹林敦

槃壇坵風流餘韻沿至嘉道間景物繁昌一時歌頌承  
平詩才輩出嘉興岳餘三鴻慶孫次公融聯吟鴛水集  
吳越英髦鬪題分韻遠寄郵筒近共硯席積久成二十

集亦吟朋樂事云新纂

郡廟松化石高四尺餘圍三尺有咫其形模肌理則斷松  
也舊為梅里馮氏物馮觀察克鞏購自古北口歸而寘  
諸七硯齋者馮素有石癖既獲此石歸日與朋游飲酒  
賦詩其側其題李徵士穀蒼雲石圖有我有一卷松花  
石輸君畫裏小玲瓏句馮後人以石送郡廟載以宋岳  
倦翁珂洗鶴石池真葛仙翁井北石池則秀水陳別駕

宗栢所助也郡人文鼎繪為圖名流競為詩歌以紀之

于志

沙哥者吳姓名萬里震澤嚴墓鎮田心里人面赤絕有力  
為嚴墓汎俞干總操舟俞授以鎗法習而精隨俞往白  
龍山擒盜為盜困單身門掖俞出之越庚申嘉興府屬  
團練首先應募有妖人方梅屏者投妖書嗾謀逆辭以  
不義將書上府尊繇是保軍功銜四月賊陷蘇州禾當  
其衝命率所部鎗船守平望賊屢攻屢却因留屯平望  
北鄉田堵里凌姓宅沙哥夜率所部往勦伐凌氏門入  
賊從後遁顧見來兵少無繼者遂率大隊回攻乃血戰

殺賊數十人被圍不得脫遂以醢死或曰沉入鷺脰湖  
死夫沙哥博徒耳非士著奚記為以志在保禾奮身殺  
賊雖激於血氣捐軀洵得死所矣哉新纂

周之瀚歲貢鳳翔號梧岡子屢困小試授徒餬口庚申避  
難梅里為無賴王四手戕先是嘉庠有周生者被酒失  
檢不協鄉評尋至學籍除名悒鬱走杭州投西湖死周  
生同學秦光第適幕錢塘王令有齡署勸居停親自檢  
驗以明死所而息浮議顧鄉人不信也至是以同姓嫌  
坐受奇禍時有識周面欲辨者置喙已無及矣士論哀  
之新纂

周木匠吳淞江人備於禾時與諸詩人唱和有木屑邊閒  
吟咏冬日詩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添暖舊棉花閒  
居云墻低喜借鄰家竹屋漏先防架上書宋茗香助教

恒愛誦之耐冷談

平湖梓工楊某執業外兼治蔬圃為生夜則挑燈觀書八  
旬餘忽解詩其佳句如門掩庭中花自落夢回枕上鳥  
初啼此如佛家頓悟非經數十年靜脩工夫不能也屈  
明經芥舟題其廬曰熙朝絳老耐冷談

余庶常弼家梅里籍休甯其兩世封翁皆好善祖佐瑤業  
巖寓郡之碧漪坊後遷鎮性嚴正里有忤父者批頰責

之其人卒感悔改行父聖本幼聞義方亦慷慨好施與  
聞人急難援濟若不及為媼戚方氏掌計簿方被火出  
契要於鬱攸中篋得矣肺受熏灼病幾殆友李客蜀以  
孥寄閱十六年歸已為其子成婚兼善醫術時出其技  
濟鄉里貧人新纂

禾郡山水清淑本人文薈萃之區時流稅駕有流連斯土

者風雅如武康徐熊飛幼綦貧議學櫛工母周氏堅不  
許命就村塾稍長來乍浦為人測字決休咎旅居刻苦  
卒以名孝廉噪江南北後館渚涇邵澍家每附航歸省  
母猶袖書默誦行誼文章卓然成家主講觀海書院詩

矢正音駢體亦得六朝遺意經術如吳江潘眉寓魏塘  
賃屋三間左右圖書留心許鄭讀史尤有識病裴松之  
三國志疏漏更為增補屬稿盈笥詩出入韓杜間學昌  
谷與郭麐黃凱鈞為倡和老友精六法者嘉慶間有錢  
塘高塏瘦勁纖秀得髓於褚登善先應禾郡方氏聘得  
其指授咸成名後遊京師公卿乞書者門限為穿歸遊  
魏塘與郭麐友善自述少時臨池際嚴寒手凍置盃水  
胷上使筆無欹側暑夜畏蚊置足於甕而揮灑如故肄  
業勤故造詣極騷人墨客足跡所至鄉閭亦生色焉故

備錄之新纂

萬處士充宗五世孫名錢齡其先世自鄞遷杭傳至乃父雲號子雨以名進士官粵歿任所錢齡奉母蔣氏僑居郡角里街好集賓客散金鄉里不屑屑求田問舍母恒以微時事驚覺之謂雲爲諸生時一夕自館辭歸燭燼無以續燈拾道旁詛祭殘蠟跋以行比親歿猝欲辦楮帛至索紡綿竿頭錢應急今倖藉遺蔭母忘爾父斷菹塊粥時錢齡與弟壽昌每敬聽之懿訓所及得振門楣可爲勉勵世家子弟者法

新纂

嘉興府志卷八十七

嘉興府志卷八十八

嘉興府知府善化許瑤光重輯

舊志序錄

伊志小序云唐陸廣微吳地記多及禾中事蹟而事非一郡至元志及趙圖記所引舊圖經其書久佚誤人姓名與成書時代都已無聞宋張元成嘉禾志五卷故事一卷見於直齋書錄解題洪皓嘉興府志見於絳雲樓書目竝無傳本今所賴取徵者以至元志爲最古自明迄今遞修諸志雖繁簡不同純疵互見皆足以紀掌故徵文獻因錄其序文爲一卷七縣新舊志目并隸入焉

瑤以爲踵而增之其事易創而始之其事難則舊志固  
後志師也志前志序錄

郭晦嘉禾志序

劉志

圖志之書古史筆也成周職方掌天下之圖外史掌四方  
之志事亦重矣嘉禾爲志何昉乎猶記袁似道爲郡治中  
其家富有古書江浙圖志無不備獨禾興闕然非闕也禾  
興經邑爲州纔三百載五代至宋初皆倥偬不暇眞宗景  
德四年嘗詔諸道脩圖經僅得海鹽一志而已淳熙甲午  
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爲郡志此作古也前乎伯紀  
所謂舊經雖博覽之士無所見其簡略可知後乎伯紀郡  
守岳珂嘗命鄉先輩闕表卿重修且徧檄諸邑搜訪古跡  
可謂勞於用力書未成而倦翁改調上而無紀錄之冊可  
參次而無老成之士可質又次而無賢子弟可詢其家世  
其欲正譌補闕豈不難哉仰惟皇帝考圖數貢自北而南  
此不容於寢廢往者郡經歷單君慶因請重脩郡博士徐  
君碩承命屬筆蒐獵散亡其綱正其篇目加多且完矣而  
母邱之版則未也萊山劉公傑來殿是邦路推翟公汝弼  
啟其議諸路官又相其成可謂是書之幸夫圖志重事也  
其存亡夫豈偶然雷次宗非無豫章記洪駒父求之不得  
宋范石湖初成吳郡志橐以妄議而不得刊今嘉禾志闕

而全絕而續郡侯其有功矣哉昔竇德元不能對帝邱之問人到於今陋之今郡人得是書可以不德元矣余故喜爲之辭至元戊子孟夏

又唐天麟序

郡有志倣九邱遺意也書以志名凡一郡之事皆在所當錄豈特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而已哉嘉禾在春秋爲檇李至吳黃龍三禩以禾生由拳野故名自春秋距今千七百餘年其間有沿有革有廢有置世道污隆之故人物盛衰之由與夫山川風景之所以殊郡邑事蹟之所以異其可紀者何可勝數而舊志多簡略弗載宋嘉定甲戌郡守岳

侯珂悼前聞之遺缺嘗命鄉先輩關表卿斌任行人子羽之事編藁將上而岳侯去論者惜之越六十三載皇帝撫有江南寸天尺地無一不入版圖內及至元甲申克齋單公慶來佐郡幕公餘過從輒清談竟日每喟然歎曰圖志三歲一上法也此邦自總府開藩亦旣數年而郡志未備非闕典歟遂創議檄委郡博徐君碩重加脩纂君承命惟謹網羅散失抉剔幽眇攷古訂今裒集會粹曩之爲卷者五今之爲卷者三十有二曩之爲門者二十有五今之爲門者四十有三鑣分臚列此志得爲全書徐君之用功亦勞矣編成而萊山劉侯傑實來一日噦鸞戾泮路推良佐

翟公汝弼以是白侯侯喜退而諗於同列同列亦喜亟命工刻之梓時與人會事與機投莫不慶是書之遭昔張茂先志博物士歆其才蕭相國收圖籍史牘其識向非侯有相國之識思以具知戶口爲急務則此志編而不刊與不編等徐君雖有茂先之才其何以自見是舉也侯旣能俾創議者不至爲岳之中沮又能俾脩纂者不至爲闕之徒勞侯亦賢矣哉侯不鄙屬余敘奚敢以老鈍辭雖然此一郡事也侯賦政於外屢殿名邦入坐廟堂將以均四海爲己任他日志輿地志九域必有紀侯之勲業者侯其勉之朱彝尊至元嘉禾志跋

嘉禾志三十有二卷至元中經歷單慶延郡博士徐碩纂輯成書序之者郡人郭晦唐天麟也嘉禾之有志肇自宋高熙間郡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修之旣而岳珂來守郡復延鄉先輩關棧表卿續脩因珂改調中輟僅存五卷是書蓋踵棧舊本而增益之者棧分門二十五碩廣之凡四十三而官師治蹟經籍目錄俱闕焉又吳越錢氏建國會改秀州爲開元府乃是編不載未免失之疏略然所采碑碣題詠居全書之半舊章藉以考證足快於心矣碩他無表見晦舉宋淳祐十年方逢辰榜進士天麟字景仁寶祐四年文天祥榜第四甲進士自稱納軒叟居嘉禾軒

伊志案是書於碑碣獨詳爲從來志乘所未有可與史書相發明者如吳征北將軍陸倕碑梁秦駐山碑唐黃州司馬陸元感陳府君瑋墓銘宗城令顧謙墓志皆歐趙所未著錄吳越靜海鎮邊使朱行先碑吳任臣十國春秋實據以立傳其搜羅剔抉足以正訛補闕是書今入

欽定四庫全書著錄

李東陽嘉興府志序

柳志

先王之政隨世文質以爲簡繁蓋自天下之有書契有墳典以明理道紀政事有邱索以象風氣明土物世久事繁國有史地有志至周大備史之在朝廷者固不俟論天下圖志尤詳而不殺職方所司外史所掌皆是物也春秋列國各置史官秦罷侯置守廢經書而圖籍未盡去漢高定天下始收得之雖郡國並置制亦未備東漢以降紀載日益繁而放逸磨滅不可勝計守令之賢者未嘗不致力於斯凡制度名物人材風俗工作之事前有繼後有據而國家之史亦有資焉然視爲細事末務而不加之意者亦多矣嘉興府古揚州域歷代之爲縣爲州爲郡沿革不同五季以前未有圖志宋袁似道爲郡治中家多書浙江圖志惟此焉闕真宗時詔諸道脩輯僅得海鹽一志而已孝宗

時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爲志後守岳珂命關表卿重修未成而去元世祖時經歷單慶命學官徐碩復脩之入國朝爲府領嘉興海鹽崇德三縣宣宗朝始析嘉興爲秀水爲嘉善析海鹽爲平湖析崇德爲桐鄉爲縣七今天子御極之三年吾友柳君邦用來知府事得宋元舊志病其簡略乃博采羣籍下諸屬縣諏訪耆宿屬平湖教諭林緝熙光修之爲卷三十有二於是秩然爲完書焉予聞爲政之道必準諸古而因革損益亦惟其時今文運熙洽疆域之廣人物之富殆過前代浙江首藩嘉興大都非上古之荆蠻偏安之畿輔可比凡天下之號令制度皆累朝德澤所在正修典章隆文獻之日况地之尤盛如茲郡者乎然世所謂政若教化若戶口若賦稅詞訟往往取辦乎書簿文字間而究其實不及其半此則文勝之弊分俟邦制治之慮者所宜慎也若志以文尙其質尤易志而不實亦孰若勿志之爲愈哉觀是志者苟取其敘述之詳紀錄之實則文質之際兩無遺憾由是而傳之可以久而不墜矣君名琰世爲儀真人成化丙戌進士以戶部主事歷佐三府至今官廉慎而文其所爲志特其一事耳宏治壬子冬十二月

伊志案是編知府柳琰延平湖教諭林光纂府與七縣

各爲一志各分二十一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言其敘述參差詳略失當惟至元以後事迹略具足資後人考證其官師一門補至元志所未備尤爲可取舊尙有莊景序於志無所發明不錄

鄒衡嘉興志補序

嘉興志補者東邱鄒衡所纂集也衡自弱冠時承藩伯吳公郡侯金谿徐公檄委纂府縣志起自天順八年止於成化二十三年尙未鈔梓宏治二年儀真柳侯來守是邦視篆之餘慨然以梓行志書命工其時衡在制中兼病弗克與于是郡諸生曾君春承侯命復加修訂而於人物錄事

司碑碣遺文古蹟頗有遺失厥後聘南川林先生光校正付梓而於宋元志及統志中或新而無寔者增之或舊而有考者遺之尙未慊吾郡士君子之意衡自慙罔昧迂拙愧無由有補於閭閻乃於暇時覽宋元志及大明統志於吾郡中七邑有遺失者脩而補之若人物若名宦若貞節若孝行論定後有可爲人師法者有陵墓學校寺觀橋梁碑碣文章所未載者仍分上中下三帙成十二冊開卷之初肇自二帝三賢今圖其像敬製贊語補志成書庶古蹟不使有遺而賢人君子後世有可考焉正德元年丙寅秋日識

伊志案是書嘉興諸生鄒衡纂專補柳志所未備其已載者不錄考訂譌謬不下數十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卷首並載徐碩舊志唐天麟郭晦二人序蓋欲表舊志義例故存其原序以見端末也元本有府學教授何鑑序不錄

趙瀛嘉興府圖記序

夫郡有志識文獻也上焉以述既往下焉以續將來示昭鑑垂不朽而備采風者也故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之言禮無證其所關顧不重與予一日閱郡舊志遺略頗多繆訛殊甚遂行七邑正官并儒學教官生員公同搜訪以

成實錄既而閱之猶夫郡也將奚以布信而俟後世之不惑哉竊歎而欲新之以爲可傳之典第簿書煩劇厥力有未逮焉時甬江趙君以世之間人守制家居偕同寅而趨請之君慨然諾曰斯志之不講也久矣乃若茲舉實獲我心願敬志焉於是筆昉於丁未之夏藁脫於戊申之秋逾年而始就焉遺者補之略者詳之繆訛者訂之其精神心術之運用亦既勞矣允乎文省而事增微顯而闡幽迹古之良史何加焉真足以示昭鑒垂不朽而備采風者矣世之言若郡者斯有證於文獻焉覽者當知君之秉筆云爾  
嘉靖己酉歲春三月

又趙文華序

嘉興古吳越之交秦漢時邑於會稽於吳其自爲郡領縣  
昉五季至南宋爲畿輔入明爲浙藩甲郡領縣三繼分而  
七制置加詳矣我皇祖列聖德澤暨海隅民生日繁賦產  
滋多搢紳學士雍雍鏘鏘名於南服孔子所謂富而教者  
非歟文華自少遊寓其地惟是時麗裕之俗日趨以靡益  
遡而前其相去益以不迨將世變就下沃土易漓世莫有  
可挽者乎予於是深有慨焉左山趙侯守郡之二載予適  
憂居疇咨授簡俾志其立政興教之籍顧不敏無文安能  
爲役然惟風俗化理古今時變所貴傳信發微具載方冊

俾有司得以按籍推移嫻於治理而非以爲文也迺不自  
揆取舊志刪正之補其缺漏爲方畫邦制物土人文凡四  
篇所宜廣備者附以叢紀凡若干卷名曰圖記蓋卽古所  
謂圖籍者云夫俗之弊也本於事失其實官壞其方民亡  
其度夸毘浮僞之習浸淫於人心而流風靡下漸不可極  
是故圖以考世變記以盡物軌使司斯土者執此以往振  
敝習而更化之反流靡爲麗裕則斯籍也庸爲輔理經世  
之實錄匪以空文爲也矧侯之爲郡也敦本實正經界戢  
奸宄興教行凡所施措皆以移易民志而還之於古庶幾  
懔懔德義君子之風光昭斯籍有餘烈者矣又豈徒爲文

具已哉舊志撰於宋間人伯紀馬端臨評其草草其後元徐碩宏治間林光皆輯之恐亦不免端臨之誚耳於乎又豈知予之能免是否耶侯名瀛字文海左山其號關中三原人與予爲同年進士相斯役者郡判陳君守義節推姜君文序令則嘉興張君嵐秀水方君詳海鹽李君華魯平湖李君僑嘉善于君業崇德周君應祿桐鄉徐君麒伊志案是書文華官通政使時遭憂家居應知府趙瀛之請而作分方畫邦制物土人文四門附以叢紀詳而不支簡而有要至元志後以此爲善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敘述頗有體例蓋不以人廢言也

劉應珂嘉興府志序

嘗考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職方掌天下之圖而又有土訓掌地圖地憲誦訓掌方志方憲法甚備焉小史職方土訓之所掌皆侯國外史誦訓之所掌則諸侯之下邑也自罷侯置守而劉向著郡國之事南陽撰風俗之紀郡邑志載蓋殷繁矣要以辨風俗紀政治物土宜徵往詔來與石渠圖籍並稱不朽橋李名著於春秋其先當在荒服之外以故紀載無聞歷世綿邈作者僅存宋間人氏而馬端臨譏之其後元有徐氏明興有林氏趙氏見聞略備數十年來人文日盛土田賦役之沿革師旅旱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潦之非常賢良文學之昌熾孝子仁人閨貞女秀之激揚  
以至龍藏珠函山謳野嘯之喬宇瑣屑至不可勝記而墨  
守舊聞將文獻無徵闕略日甚何以爲一方實錄使後之  
君子有所考信用是不量椎魯竊有志於脩葺而未逮也  
仄聞郡先生瀛壺沈公宿德清望早歲卷懷所著郡志凡  
三易藁未嘗出以示人於是造請先後數反然後舍諸帳  
中蓋銷燭研露積十有餘年而考訂纂組已至詳至核不  
佞復檄下諸邑日益薈所未聞公偕馮司成又進諸文學  
分曹讐校自夏徂冬凡六閱月而工竣爲圖十爲卷三十  
二爲目六十事稽諸掌故議集於周諮其發凡見例取義  
折衷則公出自獨斷大要文簡於前事增於昔爲一方信  
史迺不佞則竊有感焉樵李自入句吳以後文物漸開逮  
今美盡東南爲函夏名郡雄城鼎峙加險於由拳射襄輓  
粟蜚芻加富於嘉禾野穀厲兵講武甯減六千君子之遺  
教禮陳詩匡時砥節詎讓莊忌賈臣二陸平章諸顧之烈  
煒燁變化月異歲殊皆是動君子問俗之思仰止之慨故  
是志也徵故實則布在簡編起新裁則義存勸戒董議興  
革則治切補苴居後視今由今視古一舉而三善備焉卽  
周禮外史訓誦所紀何以尙茲不佞不敏聞於治然聞之  
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是役也非徒附公以不朽實藉

公以寡過已先是守茲土者姑蘇龔公有嚴給諫志洛陽  
曹公有黃宮詹志皆未脫藁而以事去不佞承乏也晚乃  
得藉公十年編纂之力以成此盛舉會逢其適亦厚幸云  
萬厯庚戌

伊志案是書刑部員外沈堯中所輯知府劉應珂以卷  
帙繁重削去大半天啟中太僕李日華應知縣湯齊聘  
修縣志乃悉爲采入未中文獻得取徵焉萬厯間又有  
府志遺藁知府龔勉聘嚴從簡修未脫藁後知府曹代  
蕭聘黃洪憲補修未刻失傳

杜臻嘉興府志序

袁志

志猶史也志史者詳於人略於地志志者詳於地略於人  
此大較也古者自千乘以及附庸之國皆置史官以掌紀  
時事其所載者一國之政及其君若臣之言動而已外此  
而山川土田民物風俗不具載意別有圖籍以主之也則  
夫郡邑之有志於以備山川土田民物風俗者又曷可少  
哉然建置沿革于百年乃一更張耳以故山川之名勝土  
田之廣狹津梁關隘方物出產爲是土表著者苟向有成  
書無俟增飾已若夫風土之瀟漓操之者在上賦役之利  
弊受之者在下他如人材之迭興道德勲業節義文章碩  
彥賢才文人逸士孝婦烈女智媛文姬以逮高僧羽流或

功德足以垂遠彝行足以範世苦節足以維風語言足以翼教上之徵民牧之治本下之見地靈之鍾奇日盛而月新者斷不可以不增此固後起者之責也吾嘉郡故有舊志自

本朝定鼎以來未經脩葺其於人事不無少缺也今自郡侯袁公之蒞吾嘉凡數載政脩人和誦聲隆隆溢人耳而又能以其餘閒考核舊志作而歎曰是不可以不修也於是訪忠孝節烈之遺規採碩彥高逸之芳躅脩飾潤色不期年而書成自明季迄今數十年之人與事燦然具備不致有詳地略人之憾洋洋乎大觀也哉留侯他日備太史之採訪資國乘之編紀其功非淺鮮也抑余猶有感焉昔王文恪之志姑蘇曰蘇民西近華東近質海濱之民多悍此真留心風俗之語也余謂吾郡之民華與質相半大概鶩勢利而鮮品誼有如長民者案籍而識其風尚揣其性情防之以分義申之以勸懲救奢以儉救逸以勤不聽民之自爲政由是而習俗趨淳治化希古則皆袁侯一人之力也故不辭侯之請而爲之序康熙壬戌季春三月

袁國梓脩嘉興府志序

皇帝御極十有一載用輔臣言詔天下纂輯通志于是憲檄下所司徵郡縣志甚急禾志自宋張公元成創始元劉公傑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一脩明柳公琰再脩趙公瀛劉公應珂三四脩後歷歲久  
殘缺殆甚前守盧公崇興學博姜君廷樾謀於鄉大夫士  
方聚徒授簡網羅見聞會軍書軼掌厥功未竟予不敏承  
乏守土爬梳拮据惴惴於其職伏賴

國家鴻庥各上憲廉明仁恕一切寬大之政與民休養而吏  
亦稍息其肩竊不自揣輒有志於郡志鄉大夫士出其鄉  
所哀集予與太倉陳君邀商權攷訂分類定帙閱寒暑而  
成書更以質諸鄉大夫士皆曰可將付剞劂乃爲其序予  
維古者列國地不過千里視今之郡縣晉乘楚檇杞魯春  
秋皆編年紀事之書視今之郡縣志春秋之義本天思揆  
人紀善善惡惡孔子竊取之以爲史史而經者也後之人  
苟能竊取春秋之義以爲志則志而史且經矣載筆者於  
此懼其僭又懼其陋也予勘讐之次反覆深思喟然而歎  
嘉興浙藩首郡南越北吳東瀕大海舟車孔道賦粟歲百  
萬繁難之區也在昔時和年豐民俗殷阜聲明文物與名  
疆頡頏而後漸不可問矣舊志距今且百年其間天地之  
常變人事之得失制度之廢興巨口錢糧之登耗文章政  
治之純駁備著於篇宜覽者數計而得之獨故朝名臣鉅  
儒比肩接蹟並以德功言顯當世垂無窮而捐軀肥遯之  
士碧血丹忱爭光日月詎謂不古若哉

聖代肇基化洽寰宇東南材產之地其君子秉禮義樹風聲  
彬彬大雅軌斯盛矣其小人務耕桑安條教亦油然自得  
有先民之矩焉惟是瀉漓異尚清濁別流一二不逞之徒  
磨牙礪角日相尋於錐刀鋒刃之利而其類從之漸以成  
俗豈種蠶之遺未盡漸泯一再變而致此乎此司世教者  
所爲感慨痛念而予之所不能極論者也是編之作求詳  
舉要特於國計民生之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嗚呼反敦  
厯惜罷敝行所無事以厝一郡於衽席之安予與鄉大夫  
士共勉之矣庸備採擇獻

天子塞有司者之責若夫褒譏美刺大書特書必有起而任之

者敢曰志在春秋不以俟諸其後康熙辛酉蒲月

又吳源起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各掌其山川封域之所自建國受姓之  
所由以及賦役之煩簡風俗之淳漓靡不畢紀三代以上  
遠不可得而攷也史記以世家紀傳明其等而天官河渠  
平準貨殖諸書纂取郡國所上以昭一代之鉅典孟堅十  
志倣而行之蓋漢時計吏先上太史其副白丞相故考核  
爲獨詳後世浸失其制無所依憑成一史者則必網羅天  
下考據郡邑而參伍錯綜始無漏失則志之爲功於史者  
重矣

皇上御極十有一載詔天下纂輯通志先有成書者厥惟山左  
陝右餘則漸次告成迄今未竟然第臚列故明舊志至於  
本朝定鼎垂四十年所爲因革損益興教化而厚人紀者概  
乎未之錄也如是而不亟爲搜輯後有作者不幾慮其湮  
滅而無據乎府君袁若遺先生歟歷三郡畱心文獻涖禾  
之始上籌兵食下撫窮黎拮据靡暇矣值四方大定退食  
從容爰取前守盧公所修郡志未竟之緒刪繁舉要去僞  
存真續舊志以啟來茲定爲若干卷傳之梨棗予惟郡故  
有志其在宋元者不可得見今所稱者惟趙志爲最優其  
書據事直書足以信今而傳後是故觀夫戶口之登耗則  
知生聚之未周觀夫水旱之啼號則知蓄積之無備觀夫  
賦役之洊更則知國用之日詘觀夫風俗之遞變則知起  
化之尚濇觀夫士品之純疵則知學宮之宜厲觀夫居官  
之難易則知文法之未寬覽斯志而職司郡邑者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正已率屬而鄉之大夫士庶亦罔不靡然  
向風如文翁之化蜀常衮之易閩卓然爲天下稱首斯則  
重修郡志之意而數千百年以後如見我侯之振衰而濟  
弱也不然而徒取前志所未備者哀藝文載家世其孝弟  
不必見稱於族黨其節行不必表著於鄉曲緣飾觀美以  
爲成書又豈我侯之意而亦豈異日史官徵信於是以昭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一代之鉅典者哉康熙壬戌夏季

伊志案是書知府袁國梓脩體裁整贍卷末補遺正訛  
二門惜不得見海鹽人物載顧陸特詳華亭未革之前  
皆海鹽產也袁志不載陸氏當是據分隸以後不欲借  
才異地耳又朱檢討彝尊輯禾錄一書藝文附於古蹟  
之下不更作藝文志采取大半柳鄒二志及諸家本集  
蒐羅該博不加臆斷大約與日下舊聞同一體例惜編  
次未成僅存六冊失去海鹽平湖二冊抄本流傳絕少  
附記於此

吳永芳嘉興府志序

嘉興爲古樵李春秋時名始著說者以前此屬荆蠻故外  
之然禹貢隸揚州會稽嘗大會諸侯則亦玉帛來同之地  
何厯夏至周千餘年竟湮沒無聞豈古簡失徵抑地鮮耆  
碩使然與蓋嘗論天地之氣化五行迭王而疆索之興盛  
亦有其候嘉興於秦漢皆爲縣唐稱緊稱望至宋徽宗始  
改州爲郡越南宋而尤盛山川猶是土田猶是向之斷髮  
文身一變而衣冠鼎盛直甲天下詎非屈於前者伸於後  
而地維南朔之旋轉信有待乎元置路明稱府而分嘉興  
縣爲秀水嘉善分海鹽縣爲平湖分崇德縣爲桐鄉則又  
在宣德之時蓋以兩浙咽喉地衝事劇分之析之尙苦繁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重而難紀苟欲裒益往籍以昭示來茲非易易乎其任也  
嘉之志創於宋成於元雖代有續述而

本朝任脩明者則維前刺史袁公國粹然自辛酉迄今又四  
十年矣保無時勢異宜革因不相襲或生於斯而行事卓  
然可稱仕宦茲土而善政容有未傳以至丁田之消長賦  
役之盈縮廢者奚以興隆者奚以替續而成之端在今日  
倘以簿牒紛糾漫謝未遑坐令舊聞放失不幾同於刈薪  
楚而弗束萎敗隨之紛衆流而無歸汗漫何極乎鄉先生  
太僕錢公蔗山讀禮家居深藉其力以總裁斯舉復延進  
士高君孝本陳君廷煒孝廉徐天秩陳祐明經沈起孟諸  
生曹熙分司採集而校字訂訛則委諸廣文何景雲龔汝  
賓至於點竄釐定余亦未敢多讓焉惟是誌以記事或災  
祥見於一邑而徵乎天下或人物式於一鄉而風乎百世  
是卽史臣之珥筆也故於舊志所載未敢妄加芟節而今  
茲新附者則必考諸故家之紀載採諸士大夫之傳述雖  
耳目未周不無烏焉成馬然夏五郭公仍存其闕而善善  
欲長以垂四十年之感奮則亦聽諸後人之論定而余但  
期罔媿於厥衷斯已耳抑又聞之太璞不雕則精英內祕  
莠文飾美則發越無遺今之嘉興猶之樵李而踵事增華  
習尙稍異疇昔當盛滿而思返吾尤願都人士之共相挽

回而力持之以至於千萬年其不做也是爲序康熙六十年夏五月

伊志案是書知府吳永芳聘進士高孝本等纂修藁成手自閱定援據頗廣歸於簡約書始於康熙己亥四月成於辛丑冬凡十六卷分二十冊列目二十五

又錢以塏序

史有志有傳江淹謂修史之難莫過於志蓋傳止紀一人本末志則貫串千百年事而經緯條理班班不紊也郡邑之志卽郡邑之史也不稱史而稱志如陳壽三國亦稱志志猶史也以體國經野則制定以移風易俗則教施以興廢舉墜則政理以旌淑別慝則鑒著其事雖在一方面而歷代之因革損益莫不於是考其得失驗其理亂則豈徒誇繁庶侈游觀臚圭組綴吟咏之爲志乎哉吾郡自樵李始載春秋地介蘇杭間賦役繁重人文代興吾

皇上南巡屢經

駐蹕振興鼓舞農勤於耕士勤於學益丕變於前矣郡志南宋太守張公元成創之岳公珂繼之俱未有成書其有志自至元始明之宏治有柳志嘉靖有趙志鄒君衡之補志萬歷有劉志至

國朝辛酉而有袁志辛酉至今四十年則今所應補者此四

十年之事耳乃閱袁志所載萬厯以來缺畧甚多則今不獨續袁志而并以續劉志也且如五臺瓶山其非山明甚至元志載古蹟他志俱載山川假借如此況人與事之易於混淆者乎是又不獨續劉袁二志而并以校正宏治以來諸志也郡志之外有戚尙寶之杜哲列傳陳宮詹之廣往哲傳朱漢翔之英華蔣楚穉之詩乘曹司農俞處士紀載人物雖未成編亦有藏藁近則有朱太史之禾錄盛孝廉之檄獻錄沈南疑之詩繫皆當廣搜而詳校者也然非學足以綜今古鑒足以別涇渭何以彰輝悉當而無媿著述也乎太守吳公守吾郡七載清潔慈惠爲政持大體敦實行尤以作人爲首務闢學宮傍隙地建鴛湖書院祀陸稼書先生俾多士誦法先生言行以有所興起而文學之士斐然矣教化成於上風俗醕於下公乃得以燕閒有事于郡志于是延訪老成以諸志及各家著書互相考核再三約束謂甯闕毋誕甯簡毋繁甯嚴毋濫同人亦其矢公慎藁成公手自閱定增刪一字類毫煥彩余適奉諱家居亦謬與參訂見所紀農桑學校氓俗土風皆公所綜理裁成見於彷彿者也以公之政事爲公之文章豈苟袁政駿所能彷彿萬一哉志於今年秋告成余承乏岡寺公書來屬余叙其畧余固不能已於言然柳志則莊定山李西涯

嘉興府志 卷八十八  
兩先生爲之序今志遠勝於柳而余固陋無文不無媿於  
莊李兩先生云康熙庚子

阮元嘉興府志序

地志之尚繁富始於樂史寰宇記自有此作後之志郡縣  
者皆以爲例于欽齊乘康海武功志獨能參用古法爲志  
家所重然使簡而不得其要固不若詳者之足資考證也  
嘉興之有志作於宋成於元至明凡三修文益加詳矣然  
猶未足爲美備我

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混同天下惟壹之序中和郡縣之政教人  
材無不度越前代則郡志之作斷非宋元明所能及康熙  
十一年袁太守國梓修之六十年吳太守永芳重修迄今  
周八甲矣長白伊太守來守是郡懼舊聞之放失重加纂  
輯閱一載而書成卷帙倍於前志是非前人陋而後人詳  
也前人質而後人文也蓋自百餘年來沐浴

皇化日盛月新凡典章文物之修明至此而大備使仍簡而不  
文則

累朝德澤之所在何以宣揚而闡發哉余觀其作書體例有三  
善焉一在經界之明析嘉靖趙志作方畫簡而有法倣其  
意爲之疆域之廣袤水利之隄防展卷瞭如此合乎夾漈

圖譜之學也一在金石之著錄至元志所載碑碣搜羅獨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藉以證據今悉存其目甄錄其文此合乎輿地碑目之例也一在採錄之詳出處舊志引用不詳所自使閱者無可考見宋元明來著作家往往而是乃廣爲搜錄一事一文必載本書杜撰勦襲之病庶幾可免此合乎古人實事求是之道也其他各門亦具體要則是志之足重不在於詳哉然余更有說焉凡一府數百里中政教之得失風化之漸被奢儉趨向之殊致作於上者下輒應發於邇者遠輒至日異而歲不同此其要在乎守令之得人也今

聖天子布化於上賢太守承流於下將使民康物阜時和年豐養其源使之不竭培其本使之不顛治化隆而民生厚庶幾此志非託空言余願與守令諸君子共勉之嘉慶庚申浙江巡撫揚州阮元序

又百齡序

志者史之餘也國有史固藉一代之宗工領其事郡邑有志尤賴一時之巨手總其成誠使採錄必周鑒裁有法以勒爲全書則志之所繫與史等今年春余奉

命按浙適吾世好耐園太守以新撰嘉興府志見示而問序於余蓋志以去年秋鋟竣其修志之端委吾中丞以暨各臺

嘉興府志 卷八十八  
之述備矣余尚何言雖然請言志之大畧可乎今夫嘉興志沿自宋元明自入

本朝一再修於康熙辛酉庚子嗣後失修者八十年而我國家撫有區宇大澤漸涵蹈德詠仁羣游熙皞嘉興雖片壤然百餘年來

上之湛恩醲化勿勝書也下之閎猷燬行勿勝書也則所以蒼萃綜核於以揚

聖治闡民風胥於志乎是賴而抑有進焉者原夫甄綜撰次存乎學而興廢懲勸關乎政今吾觀耐園之志則非徒見紀載之長實可以想設施之善蓋蒞疆域則知所以撫綏者焉稽戶口則見所以保聚者焉農桑必資勸課學校端在振興一切城隍橋梁與夫倉儲漕運郵傳鹽法水利海防諸大務靡不本綢繆孔固之心經營盡善之道有以貫攝乎其間而爲之所而後筆之書者皆可以得其政績之所存而非僅區區備掌故已也然而其書則固典而核辨而婉博而不煩志也而一以史法行之昔施武子志會稽陸務觀嘆爲氣雄文雅斯志胡多讓焉抑余少時以先大夫司馬甯波嘗省侍過浙道經煙雨樓而登眺焉蓋是郡之形勝在余心目間久矣今而適會斯志之成尤一展卷而悠然有觸也掛名簡端余所竊幸是爲序陞任貴州布

政使浙江按察使三韓百齡撰

又劉焯序

志與史異名而同義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志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卽今直省通志府州縣志之權輿也嘉興爲浙西名郡川原沃衍地居津要其中賦役之繁風土人文之秀偉甲於吳會洪惟我

國家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東南尺土盡繫

宸衷矧自

聖祖仁皇帝暨

高宗純皇帝先後

翠華六幸

省方行慶申錫無疆嘉興爲入境首程

醞化覃敷最先霑被而一時政治之懋風化之醞往往喜溢

天顏發爲

睿藻允宜敬摹敬纂弁諸乘簡之端俾奕禩臣民永欽

謨訓以誌一方之幸於無窮也則郡志之宜修久矣雖然志亦史

之一體也史多紀人志多紀地非兼才學識三長則詳畧

失宜不足以信今而傳後嘉興之有志勦於宋聞人伯紀

纂於關表卿成於元之郡博徐碩在明凡三修柳邦用屬

林緝熙重梓後趙氏沈氏繼輯之要皆優劣各殊未臻完粹康熙十一年

詔天下增輯通志而府州縣志亦以次成書嘉興自康熙辛酉以迄庚子一修於郡守袁公國梓再修於吳公永芳非不體例嚴明上掩前代然距今垂八十年之久其間

恩綸所錫

宸翰所頒與夫民風土俗之沿革官師人物之留遺均未備著於編謂非守土者之責歟長白伊公耐園守郡之三載政成民洽爰於公暇裒集舊聞延訪耆宿缺者補之冗者汰之論者正之混者析之爲門四十爲卷八十首列

天章巡典而歷年欽奉

諭旨卽隨其事而分纂於各門則

盛朝之所以仁壽斯民者於以大備良由下車以來祇以宣

上恩德爲急務而於國計民生蓋有見乎其大也豈特爲一郡徵文獻備掌故已哉書成問序於余余惟耐園之才之學之識胥於是志覘之而竊以爲闡幽訂墜深有合乎誦訓外史之遺者特其爲政之餘緒焉耳由是而理行卓然爲

聖天子所倚重其於邦國之制曰安撥曰建保吾知匪異人任也耐園其勉之矣時嘉慶辛酉仲春布政使南豐劉斌序又秦瀛序

嘉興郡守伊君輯郡志成丐序於余序曰嘉興故雄郡北控長洲南脅臨安闕吳興而扼巨海蓋兩浙一門戶也其地人物蕃庶川原浩衍商賈之所湊百貨之所聚稌稷之美魚蟹羸蛤之利甲他郡其俗敦禮讓說詩書自唐宋及今人材輩出見於史冊者不可勝紀可謂盛矣志一修於康熙壬戌雲間袁守再修於辛丑三韓吳守閱今已八十年雖建置沿革城池形勢無所更易而戶口田賦官師科第以次漸闕闕而弗增非所以重文獻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人民財用穀畜之數以周知利害而大司徒掌邦之土地別其名物佐王安擾邦國又有土訓誦訓之官春官小史外史復掌邦國四方之志自後班固有地理志司馬彪有郡國志此方輿之記所濫觴也晉宋以降如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九域志等書著於經籍者甚衆曩官京師方

詔修

大清一統志余與編纂之役適得浙江大府蒼粹十一郡志書詣送志館淄澠互見比者代匱監司每按部嘉禾與其鄉之士大夫討論及此而伊君來典斯郡克成是書蓋由

我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蠲復之

詔屢下省繇賦勸農桑休養無事生息理極浙西泳沫膏澤年穀數登萬物熙熙靡不各得其所是以伊君於此得從容治理而郡志之成適際其盛詎不美哉余奉

命移官湖南旋將去浙而是書之輯余實引歸安吳蘭庭佐其役蘭庭多讀書能講求史法宜其簡慎詳覈相與有成無戾乎前人志乘之體而非他郡縣志所可比也是爲序按察使無錫秦瀛撰

又袁秉直序

禾郡之有志創於宋成於元大備於明宋志不可得見馬端臨評其草草其缺畧可知元志僅有鈔本流傳尙爲完善以不載官師經籍亦不得謂之詳備至明凡三修然柳志增訂徐碩之本而鄒氏卽補其缺劉志取材堯中所輯而後人更病其疎惟甬江圖記詳簡有法其人又不爲賢士大夫所重志書之不易作固若是哉

國朝自定鼎以來統一區宇德化翔洽超軼前代康熙十七年先曾大父來守禾郡政治之暇裒集歷朝郡志及七邑志并采錄前明神宗以來事迹參互考訂定爲一書其於民生之利弊田賦之多寡政事之得失反覆推勘不遺餘力不特備掌故紀風土已也書成於康熙辛酉閱四十年郡守吳公永芳重爲修輯自此而後缺焉不備其間豈無

一二賢太守留心及此而卒不遑從事者誠以國計民生之所在典章文物之所歸體大物博故不能造次有成也嘉慶元年長白伊公自括蒼移守嘉禾下車卽訪問民間疾苦而以整風俗興教化爲急務數年之間政通人和治臻上理乃慨然於郡志之久佚也網羅遺籍博採舊聞親爲釐定而於民生田賦政事之所係尤三致意焉其力專故其文粹其政舉故其說長坐言起行燦然具備不期年而告成夫禾郡爲先曾大父遺愛之邦郡志實所手定今余又幸承乏茲土不惟樂得賢太守教養斯民導揚善氣而尤樂此邦文獻日盛而月新也且以先人政事文章傳諸循吏不朽之業其訂千秋則是書之觀成豈特禾中賢士大夫之幸哉況所成書其詳數倍於前雖使馬氏見之當不病其簡至於紀載謹嚴動關風化反澆漓而爲循樸轉罷敝而卽安恬成效所臻度越前軌庶以昭

聖世

重熙累洽之盛治而亦以論來者於無窮也爰拜手而爲

之序嘉慶五年庚申仲夏杭嘉湖道華亭袁秉直撰

伊湯安重修嘉興府志序

今之府州縣卽古之侯國府州縣之志卽小史所謂邦國之志也志與史相表裏古所謂晉志鄭志之屬今不可得而見矣班史改史記之八書爲十志而始志地理則志者

特史之一端而地理又志之一端耳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而府州之志則又難焉者何則史志多卽事成文標舉大指取備一朝掌故而府州之志卽一地理而天文律數諸志以及人物之紀表傳序胥統著之則一志實備史之全又且古今連屬幾成通史其所係顧不重歟且夫事無論當否取其覈語無論繁簡取其雅固載筆所首務矣然闕而勿曜則采摭者難也散而無紀則整齊者難也尋源竟委不知所裁其何以綜述前聞踵成新製耶故常謂史可數百年一修志不可數十年不再修也蓋史有實錄起居注會典檔案班班具在志之所取材者故家譜狀類多溢美失實幽芳潛德積遠愈晦金石刻文字什翳於荒山叢冢之間卽故府成憲胥吏或援合假借以成其私甚或不戒於水火徵文徵獻漸以無稽此孔子所爲致嘸於杞宋也

皇朝撫有九有百六十餘年

列聖勤求至理政化翔洽溥海內外一道德而同風俗況嘉興爲浙江支郡之首介蘇杭二大府間川澤沃衍聲名文物蔚爲東南之望顧自康熙吳志以後迄今垂八十年其間遷改漫滅與夫人風物產興廢升降及傳聞覩記所異同何可勝數使第曰苟安毋動姑以待後之人此其待之者

將何所底耶然則網羅釐定以備

國史之采擇非守土者之責而誰責歟安承乏於茲兢兢以不克稱職爲懼迺謀之七邑令君暨鄉之士大夫削觚授簡往復商榷而安以案牘之隙復謬加裁訂閱寒暑幾一周始克蒞事除卷首

天章

巡典不計卷外爲書凡八十卷爲目三十八體例一依準舊志間稍爲變通蓋旣乏才學識之三長不欲輒事更張以駭一時之耳目也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周官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而皆以訓名官則是圖之與志其足爲蒞治之軌範者多矣是故志者記也積記其事而且美惡勸戒之義昭然共著焉是亦今昔得失之林也而豈曰一府州縣之志云乎哉嘉慶庚申秋七月

案伊志云嘉興府志自康熙五十九年修葺迄今已八十載

重熙累洽日新月盛是用博稽載籍參諸採訪舊事遺聞悉歸徵信兼以補遺訂誤備一方之文獻

卷首恭錄

天章尊

謨訓也恭紀

巡典沐

膏澤也洪惟

昭代

列聖相承

義畫

堯文炳耀海宇嘉興地稱名勝

翠華屢幸仰邀

宸咏而且世族舊臣多蒙

頒賜祕書名畫時荷

款題又如

省方布澤而嘉興為

幸浙首程霑被尤先敬繹

綸言用誌頌揚於萬一其餘欽奉

諭旨訓行奕禩者均於各門敬謹分載

前志自吳越分境至明宣德析縣各有圖以著沿革顧  
皆揣方度向或頗參錯不合茲祇遵

皇輿圖按里開方一府七縣瞭如指掌以今揆古自有同符

大營暨煙雨樓

駐蹕

宸游之所俱當敬謹摹繪以顯

日月之光華海洋海塘二者於嘉興特重今雖各立專門而圖

列於前覽者更可得其樞要

宋人舊志首列星野次以建置此一定之序也嘉興建

置前志頗多沿誤今謹遵

皇輿表

大清一統志參以各史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諸書逐條核

正統析有考沿革有表全志綱領具在於是

建置定而疆域形勝城池坊巷市鎮橋梁俱可以次類

敘今參覈至元以下諸志旁引他書分門臚列加以考

證凡境內廣輪遠近之數無不了然矣

公署學校爲政治教化所從出皆當備述興建始末以

肅觀瞻以勸絃誦前志於公署附署中古蹟於學校附

書院社學比類各宜並從其舊

壇廟載在祀典例得備書其有舊建專祠功德昭著實

堪俎豆者自應附及前志於祠祀但分有無祀典而七

城內外叢祠野廟多所闕入未免詭誕不經今第存其

著者

府境本無名山大川然濱海之地岡巒繚互實資屏障

又素稱澤國川原錯互經流支港不可勝數今考證舊

間而標其名勝至於灌溉蓄洩隄防之法則別具水利志此以載其體彼以詳其用宋人舊志分山川水利爲二門例本如此

古城臺閣連類比錄長安志例也園林第宇分門別載吳郡志例也今參而用之統爲古蹟園宅仍從附列以後來興構礙難稱古耳坊表冢墓寺觀亦古蹟之分著者水經注多牽連而書今各爲一門以類相次

戶口繁耗治本所繫嘉興自唐迄明志籍可考者並載其概我

朝康熙五十一年欽奉

恩詔續增人丁永不加賦尤曠古所未有今備登滋生之數以見

聖世休養生息之盛

任土作貢古有常經而田賦一類條目繁多宜衷簡要用便鉤稽附以畝田則嘉興秀水嘉善三縣之舊事所當兼及者我

朝減浮額免正賦蠲卹

殊恩自宜大書特書昭垂永戴至如養濟院普濟堂之屬鄉閭善舉亦以推廣

皇仁茲用附書於末

食貨爲民生大計前志以倉廩附城池綴合無當而常平倉又附便民倉下規制闕畧今特立倉儲一門廣積貯以備荒此爲最重至於轉輸輓運之宜則詳考漕政全書別纂爲編以著興利除弊之大要

鹽政與田賦有別前志併爲一門又僅載課額若干凡海蕩弓畝歷代經制及

國朝優商卹丁諸善政一概闕如今備採兩浙離志之有關於嘉興者逐條列載而立法之盡善亦可參互而得之矣

郵傳之設首在嚴禁騷擾凡馬匹船隻夫役諸利弊備有成憲故牘可稽茲爲特立一門以補前志之畧

水利海塘舊併一門今爲分列凡開濬河渠修築隄堰之事備具水利至於築塘捍海諸法前明海鹽圖經言之詳矣百數十年來石塘土塘以次修築今海鹽平湖二縣永慶安瀾其因地制宜永資保護者自當詳著海塘篇中以備採擇

兵政海防各具源委凡營汛等制七縣所同者具詳武備而海鹽平湖防海事宜尤所特重

國朝於乍浦特設駐防八旗勁旅屹然巨鎮所當增入其切要規畫悉爲登載於篇

農桑物產要皆因其土宜風俗祥異亦多驗諸人事豐耗登替時有不齊觀風者可於此覘得失焉

官師表祇載郡守以下不及統轄大僚以符體制而紀名宦則節鎮監司亦兼及之甘棠遺愛民不能忘也宋人舊志曰官蹟錄其立朝本末不備載以別於列傳體耳

選舉姓名俱列於表其事蹟著爲列傳並做諸史之例別立孝義文苑隱逸藝術流寓等目而方外附諸其後綜述生平悉有依據無濫無遺視前志加審焉

列傳論定必在身後列女中惟以貞節經

朝廷旌表者不分存歿俱著於篇其有身處窮約無力闡揚而風烈卓然眾所共信亦兼錄以彰苦節

鄉賢著述見於史志及各家書目者分經史子集四部採入而題咏投贈之作簿錄所著並皆登載近時著述曾經刊刻傳抄已有定本行世乃得收入惟其人現存者不錄

前人詩文序記業已散附各門而藝文總志則諸體畧備凡概稱茲土無所附麗者量爲收入惟採擇必精庶不嫌於蕪累

金石文字足資考證嘉興現存之碑碣唐以前者絕少

宋元遺跡亦已珍同珪璧今甄而錄之若其文已見他門者不復贅餘或概存其目莆陽鄭氏之畧亦其例也雜說短牘不無可採各明所不及備者刺取而條繫之是爲叢談要必軼事遺聞有關風教者綴於簡後舊志自張元成嘉禾志以下纂修本末悉爲錄敘並取各縣舊志考列於後卽偏隅紀載如澉浦乍浦志之類亦得附書

地志引書始於潛說友而秀水朱氏日下舊聞亦用其例今依此爲法凡採錄正史舊志以及前賢詩文集悉本原文於各條下注明所出惟列傳畧如彙括則曰參用某書要無失古人之本意其餘或據公牘或採鄉評已經考核得實則以新纂別之其或折衷羣說歸於一是特標案語以期傳信

本書引用府志明有柳志鄒志趙圖記劉志

國朝有袁志吳志各縣則嘉興湯志秀水黃志之類皆人所習稱今卽因之蓋亦自來府縣志之通例卽如文獻通考所載宋人地志他書引用者多稱談鑰吳興施宿會稽洪遵東陽羅願新安不盡如乾道建康咸淳臨安之繫以年號也本書有舊志敘錄其時代源流業皆詳載覽者可考而知各門引用小註無庸疊見以省繁文

馮浩嘉興府志序

寰宇之內各郡縣之有志所以正疆域紀政治表賢達識  
文物羅品類貫通古今垂示久遠也吾郡嘉興介在江南  
浙西道中追考前代屬蘇州分置秀州改嘉禾郡升嘉興  
府并轄松江明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統轄浙西  
東而嘉興領各縣始與蘇松畫界扼浙江行省之門戶襟  
帶江海障以山岡中間湖蕩陂塘浸淫匯注連絡互錯農  
桑沃衍財賦輸將風尚儒雅近文章厲廉隅首藩名郡固  
宜時加記載自明以來賢郡守如柳公邦用趙公瀛劉公  
應珂各志皆罕傳

國朝康熙辛酉袁公國梓所修亦不易得辛丑吳公永芳志  
猶存殘本此後闕如垂八十年矣我

朝重熙累洽教養羣黎德洋恩普郡士民沐浴熏陶無不循  
守身之矩矱各勤厥事土物心臧四方稱美名人輩出泮  
宮俎豆惟先賢陸清獻得與餘凡公卿名德文學勝流常  
不乏焉欽惟

高宗純皇帝法

祖時巡翠華六幸入浙首程必

登煙雨樓一舒賞覽疊煥

雲章

詔旨下頒蠲漕賜帑捍海增塘

召試羣英定有蒙甄錄者

膏澤優渥不能悉數尤不可不敬謹登載何因循未遑也茲得郡尊耐園伊公湯安來蒞五載心清政平時和歲稔旣葺學宮興講院濬城河以及普濟堂育嬰堂漏澤園諸善政具舉爰有事於府志飭屬令各遴其邑之士分纂成冊乃設局駕湖書院羣襄合纂參稽互證漸次成書以稿上大中丞阮公鑒定乃詳校鈐版屬余亦爲序余老耄觀其大槩紀

盛典列衆門凡志書所宜有者近事旣無不備且搜古碑補遺

闕釐訂之功倍昭勤慎公今已膺卓剡行將入覲

楓宸必蒙

眷倚超擢勳業宏敷未可量吾郡得此大編俾後來者樵梨棗而詠甘棠之績玩詩篇以思風雅之材洵足爲立功立言之不朽者矣當體例初定時公辱訪於予暨余長子鴻臚卿應樞偕沈青齋觀察共爲商榷應樞侍養之餘力疾披閱頗有討論今書已告成而俯仰間余忽抱喪子之痛衰頹日甚然準理含情不可無一言以頌當途修訂之盛舉也爰書以爲序

于尙齡重修嘉興府志序

嘉興府凡十志一曰聞人志宋淳熙甲午張元成延聞人伯紀撰此其創始也一曰岳志嘉定甲戌岳守珂延邑人關棫輯甫成五卷而珂去一曰至元志元至元甲申單經歷慶請修徐郡博碩踵棫舊本增爲三十二卷劉守傑梓之其碑碣極詳吳任臣作十國春秋藉以證據一曰柳志明宏治壬子柳守邦用屬林教諭光輯其官師一志補至元志所未備正德丙寅邑人鄒衡復撰柳志補分上中下三帙成十二册一曰趙圖記嘉靖己酉趙守瀛延甬江趙文華輯分爲方畫邦制物土人文四門附以叢記一曰劉志劉守應鉅輯先是龔守勉曹守代瀛延邑人嚴從簡黃洪憲兩修未竣而邑人沈堯中搜羅散失十年稿成萬歷庚戌劉守復刪其繁重梓三十二卷天啟中邑人李日華又悉取所刪採入禾中文獻一曰郡紀

國朝順治己丑李守國棟撰其紀凡十六一曰袁志康熙辛酉袁守國梓輯蓋因廬前守崇興未竟書而成之惜補遺正訛二門未刻一曰吳志康熙庚子吳守永芳輯凡十六卷成二十册一曰伊志嘉慶庚申伊守湯安輯凡八十卷成四十册此十志者袁志以前未得見吳志僅存殘本伊志版蝕不多得而白伊志去今又四十年矣己亥秋子來權是郡因舊本散佚飭七邑稽案牘八學任採擇將輯而

梓之適聊城李明府汝霖復任嘉興五臺王明府丕顯攝篆秀水二君皆淹古能文留意於民風禮俗者欣然相與商榷而纂成之為分門十卷六十成四十册十閱月而書竣是為序皆道光庚子夏五月權知府事于尙齡譔

各縣舊志

宋

武原志 紹熙中知縣李直養修董穀碧里雜存余家舊藏武原仇志據此前代儲藏家尙有其書也紹熙海

鹽縣志作淳熙又吳志云景德中始有武原志俱誤

澉水志 紹定三年監澉浦鎮稅羅叔韶儀甫屬海鹽常棠召仲撰凡八卷

清祐語溪志 知縣黃元直延縣人錢達善撰凡十卷

烏青鎮志 處士沈平撰四卷

明

永樂海鹽縣志 見胡震亨圖經未詳何人撰

天順桐鄉縣志 續見聞雜記天順五年教諭危山纂修七卷

宏治桐鄉縣續志 續見聞雜記十五年鄉進士錢榮續修十四卷

桐鄉新志 邑人馮孜修見吳志

宏治海鹽縣志 教諭陳暹纂修知縣譚秀校刻

正德嘉善縣志 知縣倪璣創修六卷分目二十有五續志餘二卷

正德崇德縣志 知縣洪異聘蘭溪董遵修凡五卷董玘序云縣故有語溪志以地名洪君續為之

志不以地而以縣者從今制也

正德桐鄉縣志

內閣書目甲戌年邑令任洛修十卷邑人譚鎧同編

嘉靖嘉善縣志

知縣于業增修以縣人陸瑛所訂草本增輯成書八卷分九門列四十四目

嘉靖海鹽縣志

知縣夏汝聘縣人徐泰修文卷

嘉靖平湖縣志

知縣顧廷對教諭法暄創修體序云凡三閱月而書成分為九卷

隆慶崇德縣志

知縣朱潤修

秀水縣志

邑人戴經撰浙江通志莫詳年代天啟嘉興縣志秀邑前未有志志自經始

秀水縣志

浙江通志莫詳年代萬曆嘉興府志周顯宗撰

萬曆秀水縣志

知縣李培聘縣人黃洪憲續修十卷

萬曆嘉善縣志

知縣章士雅重修盛庚袁黃同編十二卷列綱九目五十

萬曆海鹽縣志

署縣事推官張瑀修縣人仇俊和纂

萬曆崇德縣舊志

知縣陳履聘縣人胡其久修

萬曆崇德縣志

知縣靳一派重修李太冲等編凡十二卷為紀八為目五十九凡例云舊志俱燬藏

書家亦鮮全表茲采撫參考做聶純中錢塘志以定義例

天啟嘉興縣志

知縣湯齊聘縣人李日華沈德符屠中孚等修未成崇禎丁丑知縣羅烱聘縣人黃

承吳續修二十四卷李日華序云自秦餘越絕上下二千餘年禹杭若書泐泐平江東西五百餘里方言地志

簡策稗編靡不摭其書未免過於繁富而網羅放佚足備後人考證厥功偉焉

天啟海鹽縣圖經

知縣樊維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書凡七

篇首方域次食貨次戊海次隄海次官師次人物次雜識其不日誌而日圖經者用北宋州縣圖經例也

天啟平湖縣志

知縣程楷重修一十九卷分十門

伊志案平湖縣志序錄云程志之前萬曆間有知縣黃焯教諭吳迪重修志見過庭訓乞旌母節疏崇禎間知

縣吳春枝復修見  
袁志吳志藝文

續澈水志 纂九卷 鎮人董毅

九山志 李天植因仲撰天植明季舉人後改  
名確字潛夫浙江通志誤作兩人

乍浦九山補志 乍浦志序云雕本不得見不  
知所補何事補之者何人

九山續志 乍浦志序云天  
植從子蔗村纂

重修烏青鎮志 鎮人李樂撰五卷 案樂隆  
萬間人本宋沈平志重修

國朝

康熙嘉興縣志 知縣河誌重修九卷  
列綱九目五十四

康熙秀水縣志 知縣任之鼎重修教諭  
正輅編輯十卷分目八

康熙嘉善縣志 知縣楊廉修采錢芬熹廟邑乘劉肅  
之政頌條款管萃成書為十二卷

康熙嘉善縣志 知縣崔惟華修八卷分目三十有  
八 案吳志作邑令莫大勳修

康熙平湖縣志 二十八人陸萊總其事十卷分十門  
知縣鄭世培修凡七十二

康熙石門縣志 卷列綱八分月五十七  
戊午年知縣徐秉元重修邑人仲宏

康熙桐鄉縣志 道編輯五卷列綱四分目五十二  
知縣戈鳴岐羅緒先後

雍正嘉善縣志 續修十二卷分十門

海鹽縣志 縣人朱

乾隆海鹽縣續圖經 知縣王如珪重修如珪序曰即仿圖  
經篇目續為一編向有彭羿仁童松

乾隆海鹽縣續圖經 門楊鵬崖三君未鐫  
藁本取而重加論定

乾隆平湖縣志 乾隆十年知縣高國  
楹重修十卷分十門

乾隆平湖縣志 乾隆四十四年知縣張力  
行重修二十四卷分十門

乾隆平湖縣志 乾隆四十四年知縣張力  
行重修二十四卷分十門

伊志案王志序錄云張志修葺甫竣而分纂之宋景闢  
做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體作糾繆二卷多所釐正

乾隆平湖縣新志五十四年知縣王恒重修

嘉慶嘉興縣志知縣司能任重

嘉慶嘉善縣志知縣萬相賓

再續澉水志吳為龍纂

澉水新志邑人方溶纂

嘉慶平湖縣續志知縣路錚

乍浦九山續補志宋景濂纂

九山補志里人李確

乍浦志六卷題詠一卷續志一卷續題詠一卷宋景濂纂

烏青文獻張國貞撰

烏青鎮志同知董世甯

嘉慶桐鄉縣志四年知縣李廷輝修

桐溪記畧程鵬程撰

濮川紀畧桐鄉張其是

濮鎮紀聞桐鄉胡球其

濮川志濮侶撰

濮川誌畧濮孟青撰

濮院志乾隆問屠

濮川所聞記六續編二卷嘉慶

梅里志 道光三年里人楊謙撰李富孫補十六卷

道光石門縣志 知縣耿維祜修二十六卷

乍浦續志 嘉慶年間許河纂六卷未刊

乍浦備志 道光六年里人鄒璟編輯三十六卷

新塍瑣志 道光間里人鄭鳳鏘纂凡十四卷未刊

海鹽縣志 光緒三年知縣王彬里人鴻臚寺少卿徐用儀編輯共二十二卷

